

光海君日記

第一百三十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48789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冊 8.9.5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三十

午戊

七月朔丁亥傳曰備邊司堂上李慶全義州下去時所經一路夫馬急急調發整飭即為督代事下諭于三道監兵使處且宣傳官一員一時下送待其越江後上來事察為○傳曰大將軍箭震天雷毒矢石榴火箭皆可合戰用何不造用乎令軍器寺訓練都監速為優數造用○備邊司啓曰祖宗朝舊例臣等未得詳知一軍之中副元帥二人似為異常臣等之意以武臣中有宿望者差為巡邊使南北道防備一體巡審有事則或守或戰隨機策應似合機宜且當初平安兵使議薦時以副元帥可合之人會推以啓者本為徵兵入送之時要作總兵大將之計而非魚本道兵使則挑選軍兵必難擇精整理行具必難辦得手下親兵亦補充多故也且念今日武將之中多經戰陣勇敢禦衆之才唯有李時言及金景瑞而時言新經重病不堪馳騁聖明已燭則今此領兵之任非景瑞不可本道防禦則既有巡察使且有巡邊使此外把守各將可以臨時

調送以防橫潰之患豈可臨陣易將以犯兵家之大忌乎  
景瑞之名曾於赴京使行因聖教必已播說於各衙門事  
勢尤難不送而虞候則名號不重決難彈壓非但臣等之  
意為然問于元帥其言亦如此矣傳曰依啓北道巡邊使  
可合人議薦金景瑞入送與否予未知如何矣但予見征  
討錄則韓絳羨金嶠雖以平安兵使往征賊胡而只二度  
矣此外征虜之時則尹弼高魚有沿康純南怡及他諸將  
領兵進討皆非本道兵使而自京差送矣予意若自關西江  
邊往征則依祖宗朝舊例使景瑞往征可矣不然而  
渡遼入往則此賊必乘虛入寇無疑本道兵使防禦使助  
防等諸將不可使離我國一寸地也令李慶全詳細密探  
為先馳啓後處之似當此非臨陣易將之比也更加詳議  
以處○備邊司啓曰臣等近以徵兵陳奏一款定奪今始  
蒙允保障之事初因聖教以叔群議此外西北兩邊防備  
之策亦既料理元帥諸將差出已久鱗次發送兩湖添兵  
調發整頓近將入送而軍餉一事則自有該曹亦有分戶

曹勾管之負慶尚先運及江原之兵則送于咸鏡道兩湖  
砲手二千名則入于關西發行之期皆在七月之內芟於  
頃日又以預入軍兵不無師老之患為教邊臣告急之狀  
相繼而至事發之後始為調送則必有未及之弊令元帥  
相度事勢詳細馳啓以憑整理秋冬防備之策似為便當  
傳曰依啓意雖如此必須十分著實舉行然後可見實效  
師期若在秋末則合冰後防守尤緊若及八月晦九月初  
生無遺入送于兩界堅守江邊則三冬間亦似無師老之  
患矣令元帥更加察處○備邊司啓曰大官名士出家屬  
輸卜物以至隨喪輦以出者今承上教不覺驚駭之至先  
之以開諭後之以刑法在所不已令議政府申飭百官漢  
城府五部曉諭坊民著實舉行如有犯者令左右捕盜痛加  
禁約隨現捉告重治不饒宜當傳曰依啓十日所睹安可  
誣也小民之驚動出避無足恠矣雖本司堂上痛禁一家  
使無驚避之事則小民自當安定矣更加著實為之○傳  
曰今此于差官由昌城路直還事極為可駭今後此路若



或有唐人及奸細人往來之事一一詳問譏察馳報監司  
急急轉啓且中原胡地近處意外行走荒唐唐人一一嚴密  
譏察事守令邊將等十分檢飭使無一毫虛踈之患事平  
安咸鏡監兵使處詳細下諭○傳曰沈惇下去江都古宮  
闕基址及間數鎮江場形止長廣一一詳細圖畫上送事  
論之○禮曹啓壬辰年親奉 廟社跋涉險阻業隆中興  
功光 祖宗上尊號時應行節目請依前例舉行從之○  
備邊司啓曰唐人由昌城入往事極可駭議處事教矣今  
見安應亨狀啓則經畧差官急於回程由昌城渡江直向  
寬奠而府使等開諭塘塞不聽仍去云自來彼此封疆有  
截不得犯禁出入蓋恐有意外之事也茲者差官若強意  
由此入去則邊臣勢難拒止而此路一開後患非輕果如  
聖教令承文院移咨經畧以為防禁無妨而但唐官行止  
似難指揮續續移咨事涉煩瑣前備忘胡人變着唐服出  
來則我國之患有難勝言之意欲於慶全之行議定於經  
畧令亦以此意令慶全善為說辭面稟經畧定棄而來似

為便當傳曰自祖宗朝二百餘年大小唐人出入往

來皆由鴨江之路今此于差官自昌城經還之事極為可

駭予恐前頭意外奸細人或不無由此路行走也所係極

重如此之事何可徒畏恟經畧而不為送咨禁斷乎李慶

全雖一番往陳有何所關咨文詳盡製送仍令慶全痛陳

舊例可矣且昌城與中朝地方甚近府使李應麒生疎則應

麒移授關西某邑昌城則以堂上武臣中極擇驍健有計

慮人差出馳送允合事機本司詳細議處○戊子分遣奇

益獻于慶尚右道元秀男于公清道朴由憲于全羅右水

營趙良傳于慶尚右兵營李大男于慶尚左道督造船隻

○獻納洪堯倫啓曰當此靜攝之中仰瀆天聽罪合萬死

第臣素多疾病頃忝玉堂重患脚腫幾死復甦叨冒本職

前證未瘳欲為呈告則此時言官不可以病辭僨勉行公

已踰月矣自前月十八日腫毒更發浮動日劇加以暑證

兼作痛勢極重自上仁慶宮舉動之時不得隨行身雖罹

病心則未安姑待病歇將欲引避矣二十一日伏見兩司

引避之辭即欲偕避則病勢危苦不能運動欲待病差而  
退避則多官之避不可累日稽留臣於此時事極狼狽不  
得已冒昧呈告所當調理即出而非但身病未差且十三  
歲獨子以疫身死父子之情摧痛罔極今始扶曳出仕所  
失尤大以此以彼勢難仍冒請遣臣職荅曰勿辭○生負李國亮等  
上疏請速完廢典○司憲府啓曰方伯之任承流宣化察俗觀  
風黜陟守令名雖外官非人人所可得以授之江原監司  
金存敬爵秩雖隆為人則庸品下流決不能彈壓一道頃  
日赴京往還多行貪鄙之事與辛義立畧無異同及授本  
職非不知物議藉藉而一面不識臺官之家便服往見探  
試其意縱恣無忌到此極矣請命罷職興兵之時所大患  
者將不知士卒之心士卒不知將帥之心以至於饋事本  
道之師所當領率素所撫循之卒以赴戰場而臣等伏聞下備  
局之教以他人為副元帥代領其衆入送云將不知士卒  
士卒不知將正犯兵家所忌請令本道兵使自率其兵與  
諸將一時俱進俾無臨敵謀避之習荅曰徐當發落○大



司憲南瑾大司諫尹訥執義林健司諫辛光業掌令韓明  
勗韓詠持平申忭南溟羽正言李元興徐國楨來啓曰近  
回國忌久停大論節目之下一日為急而遲迨至此以致  
人心懈怠邪議漸生臣子不可同天之讐言尚處西宮扈衛  
如前進獻若驚古今天下安有得罪宗社自絕于天而

能保名位如是者哉况今邊虞孔棘人心危疑若不早斷  
噬臍無及請亟下節目令廟堂增定未盡之條以完廢黜  
之典荅曰此時又將已陳死論煩擾不已兩司之意未可  
曉也勿為瀆陳○弘文館修撰李沆李慕副修撰崔濩韓  
定國等上劄曰伏以臣等伏覩聖批以予意已諭于兩司  
限平復間姑停此論為教臣等竊惑焉夫西宮之於臣庶  
義不共戴天之讐言而尊號也分朝也貢獻也寶冊也猶夫  
前日大義欲明而不明正論將行而不行遲迨遷就尚未  
結局者邪論為之崇也今者邊虞警急國事日非脫有意  
外之變則未知聖上将何所稅駕也滅倫夷恩謀立已出  
天之所啓必欲易之則天之廢西宮久矣咀呪行兇汚辱

陵寢神之所主必欲殄之則神之廢西宮久矣舉義聲罪請除君讐上下同辭遠近齊憤則人之廢西宮久矣天廢神廢人亦廢之而聖上則不與焉何苦留難一至此哉伏願聖明共從公論亟完廢黜之典以慰神人之憤荅曰已諭○傳曰本州乃湖南巨邑緩急可恃操鍊軍兵繕修城池儲峙糧餉措備器械等事各別盡心着實舉行事于羅州牧使任章○傳曰予觀征討錄都元帥從事官或五六人從事官數依祖宗朝例擇帶似當令備邊司議處○王出御宣政殿引見檢察使沈惇右副承旨鄭達假注書鄭良弼記事官安應魯申垣入侍上曰天朝徵兵之事何如惇曰我國與奴穴密通故天朝征奴徵兵之事言言皆責明王於我國我國羣情皆欲入送當初奏文顯有不肯之色故深以為悶朴鼎吉之行姑為停止改送咨文自此物情歡喜矣王曰此賊養兵幾四十年雖以天下之兵當之勝敗未可知矣惇曰頃見天朝通報則亦以為難雖以天朝之兵難期殲滅矣王曰昔者建州衛李蒲住征討



時我國有尹弼高康純魚有沼南怡輩為將未知此時之  
有如此之將乎惇曰此賊與李滿住不同滿住之強不至  
如此奴也此賊與天朝相較雖或一枝兵馬來犯邊上  
必無深入之理今徵兵不送亦恐被謹於天朝也王  
曰江都欲為保障已為預度而江都之外可合保障何處耶  
惇曰江都地廣水陸路通宗社版籍禮樂文物亦可具矣  
其次忠清水營形勢最好湖南則扶安與江華脉路相通上  
可預備王曰江都水陸程途向何方自江都往水營由  
何路耶惇曰江都陸行則自陽川通津抵甲串索舟則自  
江頭過金浦陽川通津抵燕尾亭自江都向湖西陸行則  
由振威水原平澤德山到水營舟行則過安興梁抵沔川  
矣王曰江都已為料理自江都下海之舉則未知如何  
惇曰事若至此無異航海國事艱危有不可言矣王曰  
江都則扈從之士避亂之人皆可容接乎惇曰若無舟子  
之指揮則泥濘之地潮汐之水萬無飛渡之理奴之長技  
只在馳騁奈其長技渡海何為况江都諸島星羅碁布可

助聲援鎮江牧場許民耕食則非特都城士民亦皆安集  
畿內百姓盡可八居矣 王曰卿今下去察見形止從長  
處置可也且江都雖曰保障軍器軍糧預為措備然後可  
以謂保障矣築城之功力必難木柵為先設造以為臨亂  
依歸之所惇曰前見下教牧場許民之事以為持難豆場  
可以牧馬鎮江場則可以耕種今雖許民耕食待時還牧  
未為不可 王曰江都雖為保障西北關防不可不備京  
城守禦亦可料理而我國之事殊無着實舉行之事極為  
可慮惇曰上教至當進守為上策退保為末計備局諸臣  
今方料理而非但兵力脆弱當此邊虞孔棘台席久曠右  
相雖在而不為出仕羣下之情深用憂悶惇曰小臣備位  
於營建堂上于今四載矣今此宮闕之役非不知出於不  
得已而頃日徵兵咨檄之來小臣妄陳所懷反承優容不  
勝感激愚臣之意非欲並停兩闕米布乘盡財力已匱先  
修一闕待其完畢觀勢更為故都監諸臣之意亦皆如此  
敢為冒瀆 王曰觀勢為之惇曰事目磨鍊內羅州摘奸

事已下而朴自興獻議扶安似好此處亦摘奸乎 王曰  
扶安亦摘奸以來○備邊司啓曰今此經畧咨文中大意  
專在於兵丁名數總領將官扼何要衝等語而李慶全以  
大官進往咨文既不開錄其姓名問答之際亦不能明白  
答稱則事理極為未安兵丁名數及已差將領姓名扼何  
要衝處所一一書送於此行為當傳曰依啓李慶全初四  
日發行而此文書使宣傳官賫持進往傳授一邊急急開  
錄以啓○備邊司啓曰入送重臣面稟軍務之意添入於  
咨文中某判書假銜事令吏曹舉行使名則或以問安或  
以迎慰為當傳曰問安迎慰之稱皆不着題以稟畫稱號  
如何雖或有未及之事初四日勿退發送○傳曰李慶全  
以重臣賫帖入去而中原地方亦多偷竊之患云軍官數  
三人擇帶以去事令備邊司議處○備邊司啓曰臣等愚  
意昌城以上密通賊窟且只隔一帶水江之北邊便是胡  
地故胡騎一至更無遮障清城以下乃是寬長莫相對之  
處江北越邊唐人居住如簇防禦之緊比水上稍歇故每



以水上防備為先水下為次者蓋此意也賊叢於咫尺之間則隣近鎮堡或不及相救况遠在內地而可及相救乎金景瑞之不為進兵其意所在實未可曉昌城以上似當急急添兵義州亦依聖教留重兵以備緩急亦當傳曰依啓 天朝若無征勦之舉則義州防守不至緊急矣今則不然萬一遼廣塞路則鴨江不可不嚴守安知此賊又由鴨江橫潰衝突乎有備無患不害於事理義州擇將官領重兵各別堅守似無所妨李慶全入徃時以此意並告于經畧使知之可矣至如景瑞不欲輕易添防之意與予見相符雖入添防之兵俾無行謀透漏之患事下諭于平安兵使處○備邊司啓曰今此李慶全之行事體極重機關亦緊不可循例送禮單如廐馬數三匹良弓數十張美箭數十部長槍三枝環刀若干柄極擇以送則轅門對壘之處經畧必當嘉悅敢稟傳曰依啓馬則只二匹送之○政院啓曰國之大事在祀故差祭之官前期七日使受誓戒則既受之後自不犯戒齊心潔身以成祀事也若受誓戒

之後故為犯濫托稱私故則何必預為之警戒乎本月初五日秋享大祭差祭者多不叅於警戒既叅警戒者亦不進於肄儀雖該曹末由整飭及暮然後不得已入啓事極駭愕至於永寧殿初獻官西獻官代出無人故皆以未叅肄儀之人或以秩卑不合之人苟充填差如此大祭不成模樣誠可寒心自今以後差祭之官顯有托私故啟避者繩以祭不叅之原律以杜近日弊習傳曰允○兵曹啓曰近來官方混淆武士出身輩或措備軍糧軍器或入納家基石鉄其他賞職驟陞金王者甚多而既無踐歷名稱未著其才器適用與否本曹勢難詳知年少有才勇者不無積薪之歎昏闇衰劣者及多糠粃之譏當此西鄙可虞之日武弁調用不可不精擇日新令後依舊例別擇試才內三廳衛將一依試才等第隨闕備擬至於備局閫帥守令之薦以此擇擬一以聳厲武士一以激揚仕路之意傳曰令備邊司議處○傳曰施文用所言造塔等事自上亦未知如何他術官意如有相同者試依所言為之無妨更議

審處○己丑荅前日金廷亮疏曰廢字予不忍聞也勿為  
更言李克楷事從當議處焉此上疏下推鞠廳議處○傳  
曰工曹叅議辛義立本職適差還授僉知吏曹正郎韓王  
適差事言于當初論啓臺諫處○朔州府使李玠楊州牧  
使李翼賓金城縣令李隼茅捕捉猛獸並加資○生負李  
乾元等上疏請亟完廢黜之典○戶曹啓曰調度使狀啓咸  
從縣令曹鸞瑞昌洲僉使崔永吉等白米各三百餘石措  
備為國盡心之誠可嘉傳曰並加資○大司憲南瑾大司  
諫尹訥執義林健司諫辛光業掌令韓明勗韓詠持平申  
忭南溟羽獻納洪堯倫正言李元興徐國楨來啓曰昨承  
聖批此時又將已陳死論煩擾不已兩司之意未可曉也  
勿為瀆陳為教討逆之舉頃刻不可少緩而壓於嚴旨一  
日陳之十日退安亦無非臣等與讐共戴一天所致宜聖  
上之不即允俞也以此無前之大論既發則斷無中止之  
理而上下相持徒增瀆擾恐非國家之福也况今邊虞日  
甚一日朝家萬事未有端緒而自上一向牢拒臣等悶迫



之情曷勝仰喻請亟下節目令廟堂增定未盡之條以完  
廢黜之典荅曰節目待予病差當下矣姑勿煩擾於此時  
○戶曹判書崔瓘上劄辭職荅曰省劄具悉卿當此主辱  
之日不効臣死之義乎勿為更辭調理察職○庚寅京圻  
監司狀啓北關直路獨無設鎮處而抱川永平亦皆殘破  
無形兩官境間設府稱號外營遣文官判官與坡州城聲  
勢相應與否請令備邊司指揮合兩縣置永平判官至已

已曰永平縣人不復復新之

○稟畫使李慶全拜辭傳曰

引見○進士任獻之等上疏請亟下節目以完廢黜之典  
○合啓連啓曰伏承聖批節目待予病差當下矣姑勿煩  
擾於此時為教臣等之悶鬱滋甚焉凡討逆之舉當如救  
焚拯溺何可頃刻少緩惟此西宮大變振古所無通國臣  
民義不可一日共天正論既張理不可遏而每曰嚴旨牢  
拒或一啓而止或再啓而止今日明日遲迨至此遂使國  
家大計日就非矣臣等實未知聖意之所在也况今之事  
勢與前頗異遠左構後朝野繹騷西敬言將起人情內訌若不

早為之所危亡之禍莫保朝夕其謀立已出圖害聖躬巫  
蠱也詛呪也種種罪惡雖不更瀆於今日而厚資羊甲入  
送倭中之計在此時慘矣欲令友英潛通奴首之謀在此  
時殆矣團東宮奴潛行部署不可謂傷男之已死欲日夜  
操乘釁作亂豈無餘孽之尚存自絕于宗社宗社絕  
之自棄于臣民臣民棄之有待而為緩不及事此時不決  
欲俟何時此臣等之所以殊死瀆擾而不知止者也請亟  
下節目令廟堂增定未盡之條以完廢黜之典荅曰已諭  
○私文館連劄請快從公論亟完廢黜之典荅曰已諭勿  
煩○引見稟畫使李慶全左副承旨李命男假注書鄭良  
弼記事官安應魯申垵入侍王曰天朝徵兵之事如何  
慶全曰近來備邊司啓辭已陳之矣王曰臣子分義徵  
兵入送非不知之而非但軍兵微弱今之文武將才孰有  
如祖宗朝許琮南怡尹弼商康純魚有沼之輩乎殘兵  
入送無益於天朝此賊乘虛入寇則後患可慮當初急  
速陳奏則事可諧矣今失事機謂之柰何但經畧為我國



素有眷厚之念今通出來卿其進往極力周旋使我國軍  
兵留防沿江一帶以為聲援則國家之福也慶全曰我國  
兵力事情誠為悶迫若示牢拒之色則恐有難處之事故  
廷臣皆以此為慮然我國諸處邊上防守亦緊此非托故  
不欲赴援慮有橫潰之患果如聖教矣但頃見經畧咨文  
則多有未安之語今若又違經畧之志則恐貽日後之患  
臣當曲陳事情矣王曰予觀征討錄 天朝徵兵皆有勅諭  
後入送而且其時則自我邊上直擣奴穴不由鴨江而往  
矣慶全曰待勅送兵事固當然但經畧之奉勅徵兵亦甚  
不難頃見來咨有鼓舞朝鮮之語以此觀之似已奉勅矣  
王曰我國之事無一可恃每見備局啓辭則有若自強無憂  
者然予竊哂之我國不分兵農每有臨亂顛倒之患創制  
之意未可知也慶全曰備局諸臣不知軍兵之脆弱而每  
於啓辭辭不達意頃者欲為登對而自上方在調攝中故  
未果矣蓋觀中朝之意不必以我國軍兵擔當奴賊不過徵  
召赴援以助聲勢也 王曰江都皆以謂保障云未知如

何慶全曰方今保障之事備局諸臣既已獻議每於會坐講究江都與京城地理便近形勢最好而但賊兵不退移時引月則海中孤島竊恐虜令難通於諸道故是以為問

王曰於卿意何處可往乎慶全曰不幸今日西北若為戰場則更無依歸國之根本只在於下三道矣 王曰防備等事不可少緩而備局徒為議答而不為着實至如關西海西某城某人防守之事尚未定棄臨急必有顛倒之患矣慶全曰兩西諸城軍糧軍器儲峙待變則可以堅固而但防備器械如是齟齬講究雖勤無一措置事矣 王曰蕩然無形矣慶全曰工教至當 王曰賊未犯境而都下大小人心洶洶或出家屬或出卜物皆思避亂之計云若然則賊雖來犯民皆渙散尤可慮也慶全曰賊未見形如是先動若犯邊堡潰散可知臣亦以此為悶 王曰人心何以如此耶慶全曰當初嚴立科條鎮撫禁戢則豈止如此且都城國之根本不可不守速出留都大將鎮定人心為今急務矣 王曰自此往江都未知如何自江都下海某

處則如航海之舉前有賊兵後無繼援甚可慮也慶全曰  
下海之事小臣痛問之 王曰兩南何如慶全曰曾聞慶  
尚道地勢慶州則道理遠遠與東萊釜山接境不可往矣  
安東非山非水又無形勢之可據亦不可往矣 王曰此  
賊若不慣習乘舟則江都無疑乎慶全曰如此則江都為  
固矣臣曾受三道巡察之命尚未下去而大槩舟師之事  
極可慮也且湖南則地廣物衆雖有念不淑之說而皆在  
導作之如何頃者親征之教一下人莫不鼓舞忻忭多有  
得動之氣感化之理如是矣且臣今往經畧衙門周旋何  
等事乎 王曰歷陳我國軍兵羸弱臨陣先動恐損 天  
威及整齊萬兵待大人指揮則經畧想必覺悟而我國悶迫  
事情亦不可不陳矣王曰朴鼎吉尹穉既過廣寧則告于  
經畧前出火牌飛傳未及 帝都之前咨文使之還持以  
來慶全曰若與譯官詣往則可以周旋圖之而但聞其  
譯官獨往云矣 王曰卿今進去 中朝征勦曲折一一  
詳聞馳啓我國可諱之事各別申飭一行俾勿漏洩在逃



逆賊物色跟尋以來慶全曰如有所聞敢不連續詳探馳啓王曰丘叅政今已適職云而如其高留鎮江卿於牀啓馳報之時亦須慎密以送慶全曰臣深慮其人心腸不正事事不可信王曰於我國事事生梗甚可慮矣命男曰今雖有痛憤之事不可不善待然後可無後患王曰焯焯非我國之產近來絕乏卿須往稟于經畧前優數買來慶全曰軍興之時想必許買矣王曰譯官表憲老病之人一路必有疾病善為救療不至死亡而帶來慶全曰表憲感激國恩欲死於國事而筋力可以扶持往還矣命男曰頃者僧軍事傳教矣僧人化外頑民叛主逃後今因繕修之後給糧賞布而其輩頑悖無狀縱行閭閻或有淫穢之跡多有掠奪之事出徃郊外則至侵兩班之騎馬恐有日後無窮之弊慶全曰當初僧軍設立時小臣忝在營建軍匠堂上故募軍則非徒役事不實欲以田結烟戶出軍則既已收布勢難更役不得已以僧軍給價立役則勝於募軍之為後而僧者浮雲無定今若放而不役則繕修之事必不

着實而立後則閭閻作弊之事正如承旨所陳也命男曰  
繕修不停則僧軍雖不可放而閭閻作弊之事令朝廷禁  
斷為當上賜李慶全臘藥一封白貼扇二把漆別扇三把  
油別扇五把雨籠一事四張付油芑一浮弓子一張長片  
箭一部筒兒一箇弓筒筒一部環刀一柄弓箭箭帽各一  
部罷出○傳曰曰予病苦節目不即判下自當處之不必  
煩擾於靜攝之日姑限暑退間勿為更瀆事言于三司○  
傳曰三司啓劄姑勿捧八○回咨楊經畧曰朝鮮國王為  
興師討逆事本年六月十九日准欽差經畧遼東等處軍  
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咨前事照得蠶  
夷逆天犯上六師九伐四海一心本府院恭承特遣經畧  
軍事所奉 勅書內開有鼓舞朝鮮之旨云云廷咨於象  
內斷於心一朝可決矣等因准此竊查先該本年閏四月  
十二日准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督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咨為夷情事又准 欽差給督劄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汪檄就便遵依咨檄內事意行令諸路將  
領尅日精抄團束部伍轉合萬兵聽候調用仍具奏文  
順付進賀 聖節陪臣刑曹叅判尹揮前赴京師轉奏  
天聰去後今該前回竊照得驕虜逞孽敢讐大邦惡稔吠  
日罪盈射天敝邦舉切憤惋直欲投袂而赴難朝滅而夕  
餐矣欽惟 皇上誕舉 天討懋簡師垣授鉞元戎賊膽  
已懾於金鼓軍聲競振於風雷運籌掌股之中折衝樽俎  
之外咨會小邦勉以偕作豈非貴部不遺簪履之舊特施  
帡幪之惠教勤提耳心切置腹者耶小邦積弱之餘力艱  
自衛分義所激志篤敵愾報德除免在此一舉當悉敝賦  
轉合萬數旬月糧糗亦使不匱庶從 王師之後得效屏翰  
之誠仍念 天戈所指窮寇必逃橫突之患當在敝鄙遏  
截無策罔知攸濟近據邊臣所報胡書語極兇悖各胡傳  
說亦涉恐喝已遣專使具奏 天朝并報貴部院以便裁  
處想已經覽况據伊賊造船波猪上流等說尤係叵測小  
邦邊患實屬危逼又得釜山鎮臣塘報近日馬島未市之



倭不循名額定規動以千數出來該稱交易撫賞不備所  
欲挺劍作亂大發不遜之語其為情節如是兇狡小邦南  
北之虞腹背相掣彌切痛悶只恃貴部院高量指揮而已  
小邦既承貴部院咨會今方預整兵馬等候申命第查舊  
例先該成化二年內小邦欽奉 憲宗純皇帝降勅令夾  
擊建州衛李滿住欽此遣陪臣魚有沼等領兵攻勦又於  
成化十五年欽奉 皇勅委遣陪臣尹弼商等領兵往勦  
建夷在前 天朝調發小邦軍兵必有降勅之例今亦祇  
俟 勅諭然後有所進退更賜明示不勝幸甚當職抑慮  
此賊或侵小邦疆域深入義州一帶則 天朝寬奠迤南  
以至鎮江等地俱係賊虜窺覘不無意外搶亂之患要令  
一枝 天兵來鎮前項等處以截侵軼之路則其於兵家  
控制方畧恐或便益妄恃弘量兼陳淺見所有迭過兵丁  
名數將頌福裨姓名水陸要衝圖畫近首地理形勢等項  
着令各該官司逐一開寫擬候急到劄即回報以便貴府  
入 奏至若軍門回咨亦依貴部院分付李塔之意塗改

以呈深謝不敏如蒙貴部院委發火牌傳送差官允為便  
益今將遵照來咨事意先具咨復專咨陪臣弘文館校理  
李塔前赴部下聽候指教○朝鮮國王為興師討逆事本  
年六月十九日准 欽差經畧遼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咨前事除將遵照來咨事意  
已經咨復外所有選過兵丁名數將願編裨姓名水陸要  
衝圖畫迤首地理形勢等項逐一開坐于後為此合行移  
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計開都元帥議政府左叅贊姜  
弘立 文職 中軍原任節度使李縉先 武職 總願大將副元  
帥平安道節度使金景瑞 武職 中軍官虞候安汝訥 武職  
分願編裨防禦使文希聖 武職 左助防將金應河 武職 右  
助防將李一元 武職 把守要衝江界上土滿浦高山里渭  
源理山阿耳碧潼昌洲昌城朔州義州選過兵丁砲手三  
千五百名內平安道一千名全羅道一千名忠清道一千  
名黃海道五百名射手三千五百名內平安道一千五百名  
全羅道五百名忠清道五百名黃海道一千名殺手三千



名內平安道一千名全羅道一千名忠清道五百名黃海道五百名己上通共一萬名圖畫近首地理形勢另具畫圖貼說○辛卯傳曰昌城府使問于備邊司後政差出且西北無故適易守令他道守令待闕一一除授事着實舉行○傳曰成川工匠上來都監者來初七日中使一時下送使叅宣醞供饋後即為還來○幼學薛求仁上疏請褒忠賞功以示勸懲去禍安社以定國是○生負李和詢上疏請亟下西宮節目以完廢黜之典○諭于李慶全曰此賊若犯長寬奠等堡則鎮江等處必送天兵六七十堅守把截亦有益於天朝依朴鼎吉賈去葵文之意詳細極陳于經畧前盡心周旋○傳曰北兵使李守一知事韓希吉以捕盜大將累年扈衛並加資○傳曰全羅監司李昌後上年親祭時有應受加資全羅右水使元守身累年扈衛並加資○傳曰安邊府使權餘慶以北關守令承命上來回事故不得下去此特北路守令不可一日曠職權餘慶安郡守相揆○傳曰欲守京城必須先為把截臨

津坡州等處庶可收效而如是悠泛虛過時日予深憂悶  
坡州臨津堅守把截之策更加着實措置允積穀峙糧鍊  
兵築城修繕城池輸入軍器等事並可急急商確善處○  
備邊司啓曰伏見朴自興收議其慮事之周詳迥出等夷  
江都則令方恣力料理必當有所成就別營龍山修葺垣  
宇之意果是不可已之舉而芾念事機差早今若遽為修  
補則民不知本意不無驚動之患姑觀日後事勢而為之  
恐或便當扶安形勢論之甚詳其磅礴於湖南之中央控  
扼於海路之要衝依山負海前帶兩津可謂眼觀天奧得地  
之便者也江都萬有一危則移蹕之所料理於此亦何所  
妨檢察使沈惇專為此等事而去湖南巡審之日詳細相  
度馳啓以憑措處而嶺南無長江涯岸之阻臣等亦常料之  
熟矣且道路遙遠倉卒避兵恐未能辦至於巖西北之備  
盡在我之道寢煩後紓民力尤係當今之切務君臣上下  
所宜交修刻勵之不暇傳曰依啓別營龍山修葺以待有  
何大段驚動之事乎若至臨急則必不可及矣本司之意

徒務鎮物予常憂悶須速措置善為料理勿使人心驚動  
○備邊司啓曰寧邊鐵瓮之城形勢則甚好而占地太闊  
且四面高中央下東城受敵而西城不及知北城受兵而  
南城不相救其勢非合一道之力而守之則不可自前議  
者欲棄則可惜欲守則勢難如右置之於難斷之地者蓋  
以此也雖然當斷而不斷古人戒之力分則勢弱兵家之  
所忌安州凌漢既有守城之兵而寧邊亦不能決舍致有  
臨時潰裂之患則此兩城亦為膽落而有不固之志矣臣  
等之意慈山山城曾在麗朝崔春命入保之地並為急急  
修築以凌漢安州平壤等城為直路之保障以慈山山城  
為山路之遮蔽相為應援互作犄角則西路守禦之策恐  
不出於此也至於江界則本府府使秩高武官雖送客將  
必不及於此人唯當添入隣近武弁守令增兵堅守萬一  
失誤則加以軍律斷不饒貸之意願為申飭而海西之  
黃州平山安西等三處必守之計前後再三陳達今方發  
送宣傳官摘奸而時未復命松都則人民之所集物力之



所在而城池闕大決難入守城中之人皆是市井商賈不  
閑武事者尤不可恃此守城名編東伍之兵則或進入於  
平山山城或退守於坡州山城老弱驅入江都似為得宜  
以此意下諭于兩西監兵使使之商確馳啓而亦令都元  
帥十分揣摩如其可行下之日即宜舉行俾無後時之悔  
為當傳曰依啓寧邊松都豈可全棄急急措置使之堅守  
坡州臨津亦為十分堅守勿如壬辰漢江之潰裂失守可  
矣更加詳議善處○以姜和立為刑曹叅判金質幹為左  
副承旨李命男為右副承旨鄭遠為同副承旨李元燁為  
工曹叅議尹義立為判決事朴自興為大司成柳韓為兵  
曹正郎黃中允為兵曹佐郎韓惟翔為注書趙翼為平安都  
事鄭文孚為昌原府使韓淳為鐵原府使尹英賢為長湍  
府使李廷綬為公州牧使梁克選為驪州牧使曹明勗為  
永川郡守趙邦直為全羅都事○傳曰以權氏為淑儀

慶之女也

祖宗朝淑儀不得過三人而特設亂女調露

曾選入許儀之女洪蕙之女尹和業之女元守身之女並

今權性慶之女為五人又有昭容任氏蘇氏尚宮金氏

氏李氏崔氏而金氏九橫爭備切寵招權納恩冬結朝貴

自王黨振賣官鬻椒宮門如市甲第連雲堆金橫玉氣焰

赫無道論以目

○傳曰東宮別堂後苑殿堂造成時監董

次知內官趙龜壽即廳兵曹正即高用厚並加資

趙龜壽

以危

聖勞濫叨功爵封花城君帝以諫言黜歸橫城龜

壽帝前以自悔仍入京密請據管營銘事王大悅壽委監

董龜壽日親近用事凡營建官更動侵皆聞龜壽白之勢

焰薰天提調以下奔走論事設酒致款數年之間家資暴

富奴僕橫侵孤弱鄉人號其居曰花城宮及正將伏誅

○

壬辰侍講院啓曰凡公事不出朝報者注書書送本院本

院細密匣以達東宮乃是前例而頃年無秘之特遂廢書

送之規請令注書依例書送事捧承傳施行何如傳曰允

只令依前例賸送不必捧承傳也○生負朴弘益等上疏

請亟完廢黜之典以安宗社○備邊司啓曰姜弘立以

元帥下去張晚以體察副使將率軍兵入往結援乎問啓

事下教矣設官既有輕重領兵又有次第副元帥例為領兵  
進戰則都元帥在後節制只為應援是故副元帥必以武  
將差送而都元帥非文宰不能為也體察使則以大臣兼  
之而又出副使以貳之在京開府料理籌畫或送副使于  
邊上使之上丞體府下應元帥豈可以大小將領同率軍  
兵入往緹援乎經畧未咨雖有開錄總領蔣之語而此  
則似指都元帥以下而言體察使則似不當開錄於將領  
之中群意如此敢啓傳曰只以都元帥以下書送○傳曰  
金景瑞領兵事已為處置矣金存敬適差之意言于所啓  
臺諫○傳曰軍門咨檄之來已踰數朔而防備之事蕩然  
無形豈不寒心乎關西北海西自邊鎮至內地各處某城  
則某將領某邑兵入守緹援則以某處兵入赴事一一詳  
定預為分付約束申飭然後庶無憂矣一二日內急急詳  
議以處且南瑾劄意亦甚切實而已過一旬寥寥無聞極  
為可慮留都大臣待新卜相以定矣武大將一人以正從  
二品中極擇差出左右捕盜大將二員或從二品堂上武



臣中亦為擇差從事官軍官並令擇帶與留都大臣詳議  
措置則有備無患庸何傷也急速議處○竇錄廳啓曰  
宣祖大玉寶錄四道分藏以七月望後擇日啓下各道奉  
安使一負當為分遣木廳堂上四負內知事一負未差同  
知事李慶全出使只有知事李爾瞻同知事柳慶宗而爾  
瞻以藥房提調不得出外或使兼官分遣無妨何以為之  
傳曰依啓闕負後政差出○備邊司啓曰臣等取考征討  
錄則 成廟朝征尼麻車特以許琮為都元帥文從事李  
粹彥等三人武從事金守貞等三人並六負帶去矣今亦  
依上教武從事二負許令自擇帶○備邊司啓曰戰用之  
具莫切於甲冑而武庫所儲其數不敷西北邊上留置之  
數亦甚零星當此調兵守禦之日許多軍士不可赤身赴  
戰頃間各道兵水營及各官有月課措備之令想已准數措  
備今依別定差使負及今月晦日內沒數上送以備軍前  
之用為當傳曰依啓○義州府尹李善復狀啓探聽譯官  
全悌祐等馳報本月十七日自廣寧回到遼東則聞新布

政閣明泰十六日上任新巡按陳王廷晦間當到遼陽而  
前撫院李維翰廢為庶人前副總鄒儲賢今為清河堡遊  
擊引賊於撫順近處斬得十頭云○癸巳傳曰近來政事  
時吏批例致夜深或至二三更者非再本月初五日為政  
前一日下教而政官入來後望筒亦且久不入啓三更後  
始罷是何事體今後望筒連屬入啓勿致犯夜○備邊司  
啓曰因本司啓辭巡邊使以上將官擇日發送事已為蒙  
允矣今日官推擇則巡邊使禹致績今七月十七日為吉  
都元帥姜弼立今七月二十七日為吉云此兩日似當叢  
行而回國之大事在戎事體甚重似當有燹祭等事請令  
該曹預擇吉辰舉行為當依啓元帥巡邊使予當引見以  
送此兩日自內有故以他無故日或進或退○傳曰比賊乘  
船雖非所長近來水戰全不鍊習預令訓練都監急急整  
理兵船再三習戰後九月間自上當為該閱事案為○傳  
曰永樂年間太宗文皇帝北征我世宗朝獻馬一萬  
匹以助征虜之用以今日物力備馬萬匹勢難封進矣姑



備數百匹急急送獻而冬至使之行具由 奏聞可矣令  
備邊司速為議啓備邊司啓曰竊念今日物力雖極無形  
當此大舉征虜之日數百匹馬似為畧畧前日于差官所  
言三千匹雖不可務准其數滿千之馬決不可不為措送  
令該曹先以外寺所在之馬及今此牧場捉出者外或買  
或募廣加聚集務令速送軍前以備戰用而冬至之行先  
為具 奏則非但經畧深嘉我國之誠 皇上亦必嘉獎  
此是今日之一大機會敢稟傳曰依啓馬匹若准千數豈  
不好哉但以必合戰用之馬當獻何可苟充以駑鳥乎千  
匹如可辦出以千匹送獻可矣往在壬辰臨急集用百官  
馬以致回無馬不得扈從者或有之此則予所見知之事  
更加孰議善處○傳曰此賊乘船雖非所長必須預備戰  
艦列泊江岸多載火器遮截把守以示或遏免鋒之意可  
矣江都雖曰可合保障防備舟師十分料理以壯形勢事  
令備邊司急急議處○都元帥啓曰目今秋節已迫霖潦  
開霽西北防備料理檢飭之事一刻為急臣行似當從

速下去而從事官時未定棄極為悶慮丁好恕柳韓曰為帶去乎抑以他人差下乎傳曰柳韓已適以他人擇帶○備邊司啓曰非觀金景瑞狀啓差官所言則正二月五路征勦時自波猪江進兵云若天兵與我國兵協同入討則可也若使獨當則決難遵之意下諭李慶全使之周旋冬至之行亦為直陳似當事下教矣于承恩前則貴國不必渡遠遮截沿江要害今則曰正二月間合勦時由波猪江水路獨當一面云一人之言前後不同若出於二人之口不過接待之間不能得其歡心為此恐動之說而本道之不勤接待坐失事機之責則固所難免其言雖如此而伏見經畧之咨只調我國兵一萬與遼鎮精銳一同前攻云則彼經畧老於兵間豈不知我兵之不可以敵多哉其意只是借我國之聲援其實欲以天朝重兵由我國入勦之計耳設或有我國獨當之議不出於咨文而只發於差官之口必須明知經畧之意然後冬至之行似當直奏依上教急急下諭于李慶全密密探得於衙門下人果有

此事則極力周旋期於得情其聽從與否先差通事一人  
星火馳啓以憑直 奏宜當且點兵差官早晚必當出來  
本道軍兵器械急急整頓黃延之兵則以調在信地教演  
之意據實答之仍以此意並為知會於黃延監兵使亦為  
整齊以待差官接應無如前日踈脫致生嗔怒此意行會  
于平安監兵使亦當傳曰依啓經畧若果如此則極陳我  
國事勢使 天兵一萬由我國江邊進勦而以我國軍兵  
協力征勦事極力周旋期於順成之意李慶全處各別下  
諭以我國軍兵於沿江一帶作為聲援事周旋于經畧而  
如不肯從則以 天兵協力進勦之意及覆善圖事詳細  
下諭○備邊司啓曰西北入防四道軍兵叢送臨時監兵  
使當於境上親自點閱仍為宴犒慰悅其心而慶尚江原  
赴北之軍則勢必自彼就便直進西湖入西之兵則路由京  
城過去時似當犒慰以示恩典臣等方議啓請即見該曹  
公事則各道上來徵兵必須擇定將領繩以軍律若有一  
毫作挈擾害則重治不饒來過京城時不可無犒慰之舉



今本司詳議以處事判下云該曹所見正如臣等所料兩湖之兵則過京城時命官宴犒赴北之軍則各其監司境上點送時亦為宴犒一體舉行以當傳曰依啓令有司豐備酒食厚饋慰諭以送○甲午進士李克揆等上疏察機相時乾斷決決亟行廢黜之典以完大局以杜亂漸且三司累因傳教或啓或停館學事不勤念不為請討請治三司及館學員君釋讐之罪○都元帥啓曰聖上特念臣愚許以儒將被薦之人為臣從事臣誠感激不知死所第惟丁好恕柳韓年少有才練達機務此兩人仍帶為當目今秋防漸近戎事正急分往檢督從事二人勢難魚察依讐例一負似當加差但儒將被抄人等或在外或被罪朴自疑則曾為臣之從事勾管鹽鐵之務才局甚長諳於料事而方在議罪之中南宮檄柳孝立安景深南以雄尹知養或以都廳或以即廳俱在都監不敢擅帶傳曰南宮檄丁好恕帶去○傳曰監察減省五負復設以特仕蔭官擇差而其本案關以營建都監兩宮即廳監役官中無實職者擇

擬慶德宮各衙門次知監後官韓祉盡心監董幾盡造成  
極為可嘉司圃除授以示獎勵之意○進士李鏈等上疏  
請亟定大計以完廢黜之典○備邊司啓曰留都將差出  
事臣等今日會坐欲為差出而反覆思量則武將雖差出  
必待大臣出仕承其指揮料理凡事大臣未出之前雖有  
武將固無所益而賊未犯境先出留都之將委屬未妥姑  
待大臣之出次差差出似為宜當傳曰賊若犯境後始出  
留都主將則必蒼黃顛倒矣大臣雖未出仕留都之號泛  
然或以京城守禦大將或以他號急急議定差出事更加  
議處○傳曰淑儀洪氏為昭儀尹氏為昭儀○傳曰吏曹  
叅判柳夢寅先通本職○以趙挺為吏曹判書朴守緒尚  
衣正金緞刑曹叅議姜燧司藝金眷國直講白大珩江原  
監司柳應洞肅川府使李應寅安邊府使○乙未持平南  
冥羽啓曰李克揆以忘君釋讐顯斥三司近日大論之姑  
停雖出於回傳教不得瀆擾而實非臣等本意也然忝在  
言地既被詆斥決難仍冒且臣頃日帶行所由曹範孫乃

啓下因禁人也刑獄不嚴任意放出以至於跟隨於臺官  
事極可駭而臣全然不知循例帶率此無非微吏舞奸之  
致而當初不察之失在所難免請命適斥荅曰勿辭退待  
物論○執義林健掌令韓明勗韓詠持平申悻啓曰李克揆  
上疏至以忘君釋讐顯加詆斥忝在言地不可苟冒請遶  
臣等之職荅曰勿辭退待物論○生負金克修等上疏請  
丞舉廢黜之典以完大局荅前後儒生疏曰予方病劇靜攝  
不暇此特陳疏甚為不可節目則待予病歇當為判下至  
於廢之一字非但予不忍聞之三司特議亦不為此論爾  
等何獨為瀆擾至於此乎休煩可矣○滿邊司啓曰以本  
司啓辭武將起廢収用事蒙允矣李箕賓時在罷散而武  
弁中有宿望依安衛例亦為收用且當傳曰李箕賓國法  
若行豈可尚保首領於覆載之間乎徐觀事勢更議以處  
○傳曰各邑向化等守令邊將恣意浸虐弊習日甚云各  
別申飭禁戢如有不改其習者一一啓聞重治渠等處亦  
開諭朝廷德意使之各安厥居○傳曰逆家別將以有計



慮武臣各別擇擬

時差出別將譏察全將勇家舍稱以逆

家別將

○以都元帥意從事官啓曰從事官自前極擇一

時清選帶率者非但諮議軍務而已亦出於借重之意也  
雖以古人之宏材宿望莫不慎重於此况以臣之駑劣素  
乏才望而驟荷重寄夙夜憂惶因知收濟其於從事之得  
人與否所關尤重故前日以吏曹正郎鄭遵入啓而自上  
有吏曹郎官不可帶率之教臣惶恐悶默不敢再瀆矣今  
者從事官柳韞曰傳教改差其代當為差出而臣與新進  
侍從之人相識未廣不得已問于備局諸宰則皆以為鄭  
遵才識俱優可合此任云敢此仰稟傳曰從事官以有計  
慮武才人擇帶可矣鄭遵有武才乎詳察為之○都元帥  
啓曰師期遲速雖未可預料秋高之後西北防備之事十  
分緊急兩湖後運軍兵各二千名及武學出身則八月二  
十日各其兵使率領入援關西而關東後運軍兵五百名  
及出身武學則本道助防將率領本月二十日發行嶺南  
後運軍兵武學出身并三千名來八月二十日左兵使率

領葭行入援北道皆聽所到道內主將調用相機分屯以  
為冬間防守之計允為便益令兵曹稟旨施行宜當傳曰  
今日武將如雲役二品及堂上武臣極多何患無願兵之  
將予子意若或賊兵長驅內地下三道監兵使領兵入援  
京城實合舊例矣若先使嶺南兵使領兵入援似非得計聞  
帥豈可使輕離本道况當此人心不淑倭奴橫恣之日乎  
以他武將領兵入送事更議善處○蒲邊司啓曰以本司  
啓辭答曰寧邊松都豈可全棄急急措置使之堅守坡州  
臨津亦為堅守事下教矣寧邊國之雄藩松都前朝舊基  
臣等亦知不可全棄而人力單弱城大難守初不舉論頃承  
備忘歷陳所見而聖意一向以難棄為教臣等欽仰睿美  
出於尋常萬萬也臣金闔年前奉命往寧邊與其特兵使  
李時言言及其城可守與否仍往觀之東西兩臺屹然險  
固皆有泉水分築兄弟城則東臺可容千人北臺可容萬  
餘家用率亦不過二三千築城用功不至大段比其本城  
而論之則彼大難守此小可保而乘高俯臨則雖有城中

棄處賊必不能入。撫臣特言到今亦言難守本城。割築可保之狀。今難遽決於千里之外。請令本道監兵使相議。便否。然後處置。似當松都則居民皆是商賈。不習操兵。古人所謂驅市人以戰。正謂此也。且其城廣闊十雉。一人猶患不足。雖撤入畿邑之民。盡為守兵。決難成形。豈可於難守之處。強為欲守之狀耶。即見留守趙國弼。杖啓則耆老軍民願守昌陵古城。而其城在本府三十里之地。石築宛然。與江都相望。三面環海。一面連陸。不過旬日作一天塹也。所謂昌陵未知如何。而一府民情既如此。留守所陳又如。此本司提調一負親自下去巡審。形止採聽民情。與留守熟講措置之事。且圖形來進。以備睿覽。亦為便益。坡州既出防禦。使時方修築山城。欲為保守之計。臨津則在坡州境內。相跬不遠。欲為設營立寨。如龍津則一州蕩然之餘。民力難分。故脫有事變。則欲令水原府使領兵進駐于臨津。以為防守。事曾已講究具啓。而事機若急。則下道入衛之軍亦當來會都下。以此分守上下江灘為連珠之勢。而



若至於隆冬合冰則非城守不可以當合力於坡州臣等  
所見如此敢啓傳曰依啓松都不守退守江都似為不妥  
十分詳議善處但今日急務不過嚴明紀律選擇將領而已  
將領若非其人紀律如或不嚴則本司料理盡歸虛地矣更加  
確審處○夜五更彗星出中台星下尾長一丈餘色白○  
丙申大司憲南瑾啓曰草野之士直言敢諫者其麗不億  
而剝肝瀝血之跡其進也無盡言責已有所歸臣何敢費  
辭自明第一章之來兩司之官避嫌於不瑕退待焉就職  
焉如臣衰老筋骸不支大命將隨不亦悶乎頃日李克揆  
以大論姑停之故厚斥三司至曰負君釋讐人臣之罪莫  
此之重臣不覺盡然內傷若受鋒刃元䟽雖未得見想其  
責望於三司者不在於導君使自從而專於強君使必從  
鬻奉之刑其足高不可學陳木之落帝福近亦難效臣竊  
笑而痛之久忝言地每被人謗決不可仍冒請命罷斥荅  
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尹訥司諫辛光業獻納洪光  
倫正言李元輿徐國禎啓曰伏見李克揆上䟽請治三司

員君釋讐之罪近曰傳教姑停大論是雖出於不得已而遲延至此結局無期則儒疏之至固其宜也臣等忝據言地被人詆斥請命適斥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傳曰都承旨既已呈告而同副承旨又為呈疏一司不得兩呈乃法例也近來國綱解弛百隸怠官事事類如此達雖呈疏為政院者所當不失舊例以次入啓可也非但達也凡官病呈辭病上疏一司勿為疊呈事依法例申明舉行○副校理朴宗曹修撰李慕崔漢韓定國啓曰君父之讐義不可共天沐浴之請頃刻何緩近曰傳教姑停上劄矣今被李克揆詆斥至有忌君釋讐之語臣等三司之一也豈可仍冒處置兩司乎請錫削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弘文館副校理朴宗曹修撰李慕副修撰崔漢韓定國等上劄兩司並引嫌而退舉義討逆臣子職分兩司多官終始擔當近曰傳教姑為停止則雖有儒生之斥別無可避之嫌罪人放出由於刑獄之不嚴帶率所由初非臺官之所知俱無所嫌請大司憲南瑾以下大司諫尹訥以下並命出仕答曰

依啓○調度使尹宇爌狀啓平安道內各官時留庫大小米并二萬餘石豆四萬餘石雖未輸聚於都會處可支一萬馬兵五月之糧料而秋成收糴則亦可支數月之糧以此計之則軍若不過一萬明春之前可以繼放矣至若邊上留屯時及進兵時用糧則惟在日月久速軍兵多少臣不敢預度其容入之數大槩軍兵在我境內則雖左枝右梧抽東補西庶有絀餉之路如渡遼陽則千里險路運轉極難百爾思之未得善策似聞遼陽一方今歲大登米穀極賤云臣意以兩湖分戶曹所得米布貿銀於東萊師渡遼陽之日以銀放糧貿食於遼陽非但除關西轉輸之弊亦可紓兩湖船運之勞矣請令廟堂急速議處從長施行○傳曰近日營建之事日甚解弛日次提調稱病不仕及即廳監後官以病不仕之日亦多云極為不當今後日次提調有故則也提調代進察任即廳監後官並令勤勤仕進日新檢飭事著實舉行○丁酉傳曰星變又現深用憂慮天文測候文官依例詳察差出使之測候事言于觀象監回啓曰依



前別擇文官舍人柳忠立直提學李益燁吏曹正郎鄭遵  
佐郎李尚恒兵曹正郎俞晉曾修撰崔漢與天文學兼教  
授金德元等輪回直宿使之測候傳曰允○兵曹判書柳  
希奮上疏辭職荅曰省疏具悉卿懇此誠何時而為必退  
之計乎國事極艱大政當前卿可安心勿辭調理察職○  
傳曰成川降仙樓等處諸館造成府使朴燁加資○生員李國  
亮等上疏請亟完廢黜之典以安宗社○幼學丁有後  
上疏大司憲南瑾在上年十月朴夢俊疏入之特知幾圖  
違乃今更授本職專事緩論啓辭之草畧為塞責論執之  
乍出乍止皆其主張頃承節目當下之教又欲停啓諸僚  
爭之仍為連啓及承備忘力執姑停儒疏顯斥便生憤怒  
詆斥多士不遺餘力其曰費君其曰刑足者乃其陰懷龔局  
之圖欲為日後廝殺士林之地其計豈不凶哉請下瑾司  
敗窮問其情以正邦刑特東忠貞之臣代長憲府以責  
宗社大計亟完廢典以絕奸窺○進士安宗遇等上疏亟  
下西宮節目以完廢黜之典○御宣政殿引見慶尚監

司朴慶新全羅監司李昌後右副承旨李命男記事官韓  
惟翔金奏夏申垣入侍王曰安東羅州雖曰可合保障而  
糧餉軍兵器械措備然後方可謂之保障卿等十分盡心察  
為慶新曰安東巨鎮也士民繁盛軍兵亦多而第壬辰之  
後流亡殆盡欲為駐蹕之所軍兵糧餉一無所恃而然糧  
餉則傍近他邑之糧亦可輸入大槩以慰悅民心為本臣  
到界後詳察民情圖畫形勢當即啓聞且自 祖宗朝接待  
南倭專委本道故本道稅入之數大半輸入於東萊以接  
倭人近來倭人留館者至千餘名若不及時入送則供費  
難辦必貽民害至於求請本道者則自當趨即給送而人  
參鷹子等物必請於該曹而該曹不即處置以致遲留該  
曹及時善處開諭入送然後本道民力可以少抒而保障  
之責亦可專力矣至於舟師統營只有十五隻以此待變  
有同兒戲軍民散亡不成貌樣加以本道宮闕材木不為  
斫伐之故京江造船多定五十隻云造船雖不易而某余  
造送矣其中一船格軍五十餘名以此計之則五十隻格

軍多至二千五百餘名若用水軍則防守虛疎若用民結則恐致騷擾聞造送之船分給各司云各其司下人使之輸來乎上曰舟師事令舟師廳議處本道如有可為之事下去詳量一一馳啓王曰安東有城于乎慶新曰城則雖有之皆已圯頽且瑛湖樓水迫近城底若或灌之則難於守禦僉議皆曰不可守也府有清涼山新羅時據險守禦稍勝於本邑之城矣王曰恭愍王南下時亦有城于乎慶新曰恭愍以嶺南全盛兵糧富饒故下去此地而恢復猶遲故移駐清州云且本道與島夷相對而人不業武如安東巨鎮武士錄名數僅數十餘人極為寒心自上必有聳動之舉或設科舉以為別擢舉措然後可以興起矣昌後曰軍餉治兵積粟等事為今第一急務臣到界之後與檢察使沈惇相議隨事啓聞保障之策人心為本自上納忠諫之言罷不急之役收用人才鎮定民心何患乎外寇哉近觀人心疑懼賊未犯境皆思涣散保障之策豈但全在兩南擇人善任固結人心則何地不可守也如軍兵糧餉等臣



下去料理竭盡心力而且本道中軍為任最重以前僉使金濟鼎欲為帶去而惶恐不敢仰建王曰酬勞之典勿為惶恐餘當體念金濟鼎事依啓慶新曰小臣中軍亦未啓請嶺南或有有才武弁臣當下去觀其可合者啓請矣王曰釜館潛商人等十分譏察一一馳啓慶新曰倭人之不即還去正為此輩也收稅官雖不可無東萊府使宜詳察為之命男曰潛商與倭相通至有賚倭銀赴上國買來物貨然後始為還去故以致久留自祖宗朝嚴立科條禁斷潛商良以此也今後痛禁潛商至當王曰賊若長驅則烏嶺定將把守慶新曰烏嶺可以把守而嶺南之路不特烏嶺無處不通以湖南為唇齒則可禦矣王曰在逃逆賊十分詳密購捕上年賊徒橫行今雖寢息而各別譏察毋使滋漫王曰兩南棟梁材木守令邊將等托以造船恣行斫伐卿其各別禁斷王曰昔在士辰下三道監司人莫不痛惋而至於李洸事尤極痛惋受委方面毋負委寄之意○夜五更彗星現於艮方尾長四五尺許色白○戊戌傳曰

近日供上西果或不熟或味薄皆不合御供司園署當該  
官員及內農圃內官並推考○大司憲南瑾啓曰非見丁  
有後疏搆臣大槩用文森嚴措語凜烈心喪膽落若無所  
容近日韋布之攻臺諫日新又新今此有後獨舉臣名  
極其醜詆臣所自取有何怨尤第上年十月知幾圖避曲  
折回尹准諫疏已悉於避嫌之中國人之所共見專事緩  
論啓辭草畧塞責論執乍殺乍止等語自有兩司多官臣  
若自明近於相較聖教累下於政院勿為捧入啓劄姑停數  
日非臣獨見所致事勢如此而責兩司不為連章目兩司  
員君釋讐請亟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幼學  
李萱等上疏請亟下西宮節目以安宗社○執義林  
健掌令韓諫持平申愷南溟羽啓曰伏見丁有後上疏拈  
舉大司憲臣南瑾之名顯加詆斥不遺餘力臣等既與南  
瑾終始論事小無異司儒疏醜詆何可獨免臣等既被人  
言請命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傳曰西報日  
急大兵入往則軍兵所經處及兩西糧餉供給萬分緊急

未知將何以接濟令備邊司急急議處○傳曰咸鏡道巡邊使急急下送北道生變遲速何可預料防備之事各別料理可矣至於三甲亦甚虛疎並速規畫平壤守城事雖曰方為料理而此賊或由价川慈山成川慈悲願等處踰越山路長驅到此則要害處別遣大將一人領兵把截可無後悔此外可設防禦處一一急速詳議措置○夜四更彗星見於軒轅星左傍尾長四五尺許色白○己亥幼學李天植上疏請褒賞大論有功之人以礪人心○掌令韓明勗啓曰伏見丁有後上疏以大司憲南瑾欲停大論峻辭專攻臣與南瑾同叅論席今已月餘欲停之論若出其口則臣雖聾瞽不得聞知乎且同僚爭之仍為連啓云者尤極無形未知言之者誰而傳之者誰耶且臣草土餘生疾病為隣昨日轉苦不得與同僚偕避臣之所失到此尤大請遑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尹訥司諫辛光業獻納洪堯倫正言李元輿徐國楨啓曰伏見丁有後上疏以大司憲南瑾欲停大論峻辭詆斥臺諫於論啓之



際必相與可否僉議歸一然後為之南瑾何敢主張於其  
間而獨執己見乎且近日大論之姑停實由於聖教之累  
下非南瑾緩論之致有後之言臣等未之知也臣等既與  
南瑾畧無異同請命適尔臣等之職荅曰勿辭退待物論  
○幼學李廷弼上疏請亟下節目以安 宗社○傳曰冬  
至使尹義立趙有道差送○右副承旨李命男啓曰目今  
邊警方棘備禦尚急如修城堞峙糗糧繕甲兵練士卒凡  
可以折衝保邦之外更無他事况公私皆匱羣情自駭莫  
居之民鮮少責辦之目愈多今日之事誠極悶慮難禮廳  
軒架雜像昨年已為畢造而不謹藏護致令腐敗今當修  
改種種應用之物當責於各司市民而備納之難有同刮  
枯近者天文示警仁愛之心已符於冥冥之中若於法駕  
之前復陳雜像如往者無事之時則有欠於上荅天譴之  
道也臣職忝該房仰陳愚意○下諭于李慶全曰以我國  
王力所及之事為 天朝無所不用其極而小邦殘破  
之餘軍兵疲弱事不如意徒抱血誠翹首 神京不勝憂

問之至僅備馬七百餘匹畧為封進以為征虜之用等語  
善措以陳于經畧前○以鄭遵為義州府尹朴蘭英昌城  
府使李尚恒吏曹正郎○庚子備邊司啓曰兩界兩南湖  
西海西京畿等道監司皆兼巡察使只江原一道不為兼  
授當此軍興多事之時兵務節制以有妨礙新差觀察使  
依他道例兼巡察使宜當傳曰允○幼學李槩等上疏請  
亟定大計以安 宗社○傳曰近日入來西北邊報連續  
馳報于楊經畧前○欽差分守遼海東寧兵備道魚管屯  
田山東布政司右叅政閻明泰為奴賊逆狀盡露小邦隄  
防益急懇乞聖明特垂睿筭以圖萬全事准朝鮮國王咨  
云云奴酋陰懷疑惧陽作驕矜故飾狂辭誇詡貴國何哉  
此其機易見其技易窮不待智者而後知奴以其全力制  
麗人則有餘而制全遼則不足麗人以全力抗奴酋則不  
足而併力全遼以共制奴酋則有餘乃聞變蒼黃若恐遼  
門之被警疾呼奔告儼同赤子之無依一片畏天愛國之  
誠溢於言表兩家同讐共憤之義激於毫端所謂世守忠

貞永資屏翰有由然矣。目今奴酋迫於難容之勢恣為橫  
噬之謀或所必至而貴國揚於未雨之防亟為包桑之計  
尤所宜周。沿江一帶磨鍊以需如奴倒囊而西則卷甲以  
扣其高。奴奔逸而北則張羅以組其頸。遼人角之麗人掎  
之興共踣之。奴酋授首豈顧問哉。故沿江駐札以為聲援  
則有洪武四年計在。隨機設防以備敗走則有成化三年  
計在此。兩計唯貴國君臣相機力行以仰荅曩時 聖天  
子字小之仁以無忝貴國從來事天之義。俾玄菟奕業與  
九鼎興圖共不朽也。至於寬奠設防已如蚤計。別有秘畫  
容以嗣聞。擬合回復。○弘文館副校理朴宗曹修撰李慕  
副修撰韓定國等上劄大論。遲迨尚未結局。儒疏指斥策  
勵增氣而終始擔當。別無他腸。近目傳教相議姑停而各  
懷忠憤。有何所憚。請大司憲南瑾執義林健掌令韓詠持  
平申恻南溟羽掌令韓明勗大司諫尹訥司諫辛光業獻  
納。洪堯倫正言李元興徐國楨並命出仕。荅曰依啓。○欽  
差征虜前將軍鎮守遼東地方兼備倭統兵官右都督李



為倭情事准朝鮮國咨具由前來內稱日本源秀忠自殄  
滅秀賴之後國平民樂海晏河清欲與本國申明信義復  
修舊好請將前情具奏轉達 天朝等因備咨到鎮夫兩  
國同盟是息兵安民美事但恐倭情叵測尤當斟酌慎重  
以備不虞以保萬全倘一差誤墮彼計中噬臍何及耶蓋  
夷人之性大類犬羊負義忘恩無所顧忌近如建州夷人  
奴兒哈赤數十年來受我 天朝養養之恩許開市通貢  
養成富強及羽翼甫成遂生心背叛襲破我城堡戕害我  
將士此乃 王法所必誅 天討所不赦者也今已有明  
旨選精兵百萬勇將千員分路並進務擒元惡梟首藁街  
獻之九廟滅此而後朝食也竊照本國世與此酋為隣特  
帝被其侵掠乃肘腋之患心腹之疾也理合同心舉兵助  
順討逆况本國昔遭倭亂 天朝發兵五六萬費帑金八  
百萬歷寒暑三四年頓令本國三畿底定八道澄清此興  
滅絀絕雪恥除兇之 恩千百世所難忘者近當 王師  
伐罪之時本國豈可坐視乎請照咨內事理徵選精兵三

四萬名將數十員駐把鴨綠江口待七八月興兵之時約  
會同進勦此大慙曰為本國除害擬合咨復○辛丑進士  
李垓等上疏請速完廢黜之典及泮儒顧望不肯抗爭一  
線公論只付臣等三司引避恬然不動忘君釋讐之罪豈  
可以韋布而貸之子請示罪譴以鼓士氣○壬寅合司秘  
密啓辭批荅封下即前啓合司也時王恐本國事情通達

於遠廣各衙門凡千廢冊之論切不出朝報皆以秘密書之後

故君非其時日記遺存者則無兩考解只以秘密書之後

做此營建保障徵兵通虜等事及儒生請廢西宮之疏亦

皆以秘密出納 ○憲府域上所秘密聽傳教○左右捕盜

大將秘密聽傳教○司憲府啓曰近來團網掃如自便成

習凡大小授任於意不欲則輒呈疏謀免者非止一二計

姑舉赴京之臣言之或稱老病或稱親病相繼瀆擾雖在

無事之時於臣子分義猶有所未受况此艱虞之日何敢

言私期於必免乎請前後使臣仍令叢送如有遲回厭憚

者繩以重律痛革人臣臨事謀避之罪荅曰依啓○司諫

院啓曰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識者之寒心久矣一自  
邊鄙之告警赴京大小之臣益生規避之心或稱身病  
或稱親病偃然陳跡畧無顧忌此而不治弊將難救請前  
後呈疏之人並命削去仕版答曰並令赴京可矣何至削  
去仕版乎○和文館秘密劄子請快從公論且告廟還  
宮時請罷雜戲之具批荅封下○生負李和詢等秘密上  
疏入啓○兩司合啓新啓入啓批荅封下○楊經畧差官  
于承恩更持咨文出來接伴官蔡承先遇於宣川將欲直  
到王京稟畫使李慶全相值於定州用銀二百兩阻回義  
州蓋是時王深恐唐臣深入使之攔阻故也○經畧咨為

興師討逆事案查先為奴酋犯順奉天征勦移咨貴國樞  
選精兵一萬在王之境上臨時拒勦至今尚未咨復本部  
院再三籌畫此項兵馬俟師興之日與遼鎮兵馬會合進  
征奴酋勢必不支應向沿江北道有如罪人不得雖空其  
巢穴猶為他日之患莫若今貴國再選精銳兵馬數千渡  
江西至高山里滿浦二處約維昌州一二百里許相機埋



伏一面差人潛蹤遠哨遇賊逃竄我兵突擊必然擒斬此  
兵家多筭之勝者也今宜仍令總兵官金應瑞於江西一  
帶踏看某處可以屯兵設伏某處可以進戰截殺凡有逆  
首竄逸經路逐一備查的確繪圖開送以便計議攻取入  
秋及冬水潦無虞師期非遠合行咨催為此合咨貴國煩  
為查照咨文內事理除前項預選兵馬一萬外再選精兵  
五六十或三四千渡江設伏相機邀擊其有未盡事宜應  
高確者作速咨覆施行○癸卯傳曰今此都下避亂爭出  
之人掛榜知委亦不得遍諭令漢城府及五部坐衙召集  
坊民詳細開諭使勿輕動○甲辰生員李乾元等秘密上  
疏入啓○禮曹啓目影幀入日崇禮門外祇迎奉慈殿  
奉安親祭儀節時方勘定但殿號仍稱奉慈殿似為未  
安請改以南別殿稱號從之○以朴自興為兼同知經筵  
李愔大司成韓王司成韓馥副校理沈宗道奸邪毒害故事

爾瞻兩目不見物而擢置小司徒

戶曹叅議朴宗曹吏曹

佐郎李永式司書鄭達兵曹叅議尹重三右尹李溟舒川

郡守○乙巳傳曰以我國疲弱潰散軍兵決不可依經畧  
所言加調五六千入送于胡地以為埋伏之計也近來倭  
情叵測極為可慮抄出一萬五六千名則雖無奴酋侵犯  
之患其能自守乎予意如不得已則以已調萬名除出數千  
與 天兵五六千合力遮截埋伏或可擒橫潰之賊也此  
係國家存亡成敗十分詳議定棄回咨亦速磨鍊即為叢  
送俾無差官久留之弊○丙午吏曹判書趙挺上劄辭職  
荅曰卿以老成允合冢宰雖有疾病宜調理以行勿為更  
辭予言不再○傳曰右相處更遣丞旨敦諭使速出寮職  
敦諭之辭自政院措送○以成祐吉為咸鏡道巡邊使○館  
學儒生河仁俊等秘密上疏入啓批荅封下○丁未平安兵  
使書目庭誠大舉江邊土兵及內地武士一時上送則防  
禦虛疎請追後設科別為善處○館學儒生河仁俊等秘  
密上疏入啓批荅封下○全羅道幼學金用劉等秘密上  
疏入啓○戊申鑄字都監啓冒平時書籍印出專賴鑄字  
而廢後庚辰 先王又命改鑄甲寅字通行一國為萬世

利不幸一經兵燹舊字蕩失專用木刻字體舛訛刻缺亦  
易旋刻旋刮功費倍蓰幸賴聖上留心經籍思復舊制特  
命結局繕述列聖右文之意豈非今日之盛舉乎顧其鎔  
冶細密功役浩大而前後次知即靡盡心監董終一年而  
畢役極為可嘉似有依例酬勞之事而係于恩典惶恐敢  
啓傳曰提調以下負役仕進日月工匠立役朔數一一詳  
細書啓○館學儒生河仁俊等秘密上疏入啓批荅封下  
傳曰昔在李施愛之亂龜城君及魚有沼領兵把守鐵  
嶺云若變生北道虜騎長驅則鐵嶺外更無把守重鎮此  
嶺急急設關雖或不為設關速為料理作大鎮遣大將領  
重兵堅守可無後悔如此等事前後下教非一而未見著實  
舉行之效予常憂慮矣更加詳察速為處置○備邊司啓  
曰遼廣路梗則必由水路可以朝天依李偉卿所啓之  
辭急急整理船隻以待事傳教矣遼廣一路雖或有奴酋  
聲息尚無阻梗之事而朝天使臣所乘船隻遽先磨鍊  
則人心不用將欲潰散之際不無回茲尤為驚動之弊且



念 天朝若還南京則勢必橫截西海而去願為措置似  
或不妨 皇上尚在燕都而方興去兵列營遼塞奴賊雖  
強安敢作梗於朝 天之路乎此公事姑勿定奪以待事  
變而處之無妨○稟畫使李慶全馳啓曰臣本月十八日  
辰時在義州府逢見郭天豪行次先來譯官李士龍聽聞  
其說則陳奏之行已致經畧嗔怒一至於此至有不殺一  
兵之語而猶且一向以周旋為急輾轉之際節節抵觸則  
臣行到彼之日事機之難固有紀極受命一出京國杳然  
雖有愚衷淺計末由徃復稟定只待將領開錄人情銀子  
急速下送之後即馳渡江矣○己酉政院啓曰近來國綱  
解弛聞帥之驕蹇日甚一日識者之寒心久矣今見平安  
兵使金景瑞狀啓則歷舉李希建等四人張皇辭說敢請  
論賞收用有若指揮朝廷者然事體極為駭愕請從重推  
考以懲後日傳曰何必至於推考○陳奏使朴鼎吉狀啓  
本月初十日夕經畧招表廷老張禮忠朴仁厚及朴仁祥  
宋業男進於階上經畧出立楹外曰俺詳見咨文雖曰馳

報賊情而大意專在於不肯調兵 朝廷若見此奏多有  
不好事一則撓亂兵機致懈軍情二則沿路驛遞搬運器  
械軍兵絡繹陪臣以無益之事往來不便三則 奏聞之  
中都是混話一達 朝廷議論蜂起料叅必重且鴻臚寺  
亦不收接奏達加以前日訛言流入 京師此奏一上在  
此諸臣亦不得不一時叅奏非徒無益反甚有害俺之不  
為入送此奏者實保護你國之意也仍出遼東都司處憲  
宗親執而示之大槩使遼東都司選送臣等之行仍將此  
意轉咨本國者也又出隨身 皇勅以手披展指示聯絡  
北關鼓舞朝鮮八字曰北關助兵一萬宰賽助以駱駝戰  
馬西虜則願出助兵而俺猶不受也 勅書內有此鼓舞  
朝鮮四字而鼓而不動舞而不起奈何 朝廷若見此奏  
則併叅俺不得鼓舞之罪也又出本國咨文親執讀至  
勅下該部商量事情語曰此非不肯助兵之意乎若不肯  
則當明白言之何其含糊如是耶助兵與不助兵間明白  
回咨可也倍臣明日可自此回去云云辭色俱厲廷老等

答曰即今兵柄專在老爺此奏雖上商量處分亦在老爺  
願老爺特令陪臣進京毋使國書棄於中道經畧曰徐  
等勿為糊說俺自處置徐等即可回去廷老更稟寫書所  
說極其兇悖小邦理宜具奏陪臣決不可中道而還經  
畧輒怒罵曰陪臣雖不回非俺所知也且有訛言徐國南  
結倭奴北連奴酋云俺為徐國解說而今者又為此奏則  
必有以此執言者今我所為於徐國甚好甚好云云十一  
日早朝臣等詣經畧衙門入行見官禮經畧曰陪臣有何  
說臣令表廷老等答曰昨日通官等以老爺之言傳說於  
卑職實是老爺曲護小邦之意也茅奴首廷天之後致書  
小邦邊上語極兇悖不得不奏達皇上陪臣齋擊國書  
而來決不可中道而還願老爺商量此間事情容令卑職  
得達京裏投進寡君奏疏經畧曰俺昨日詳細說與  
通官天朝與徐國不同一言已出不可更改陪臣更勿  
出此語此奏到京東則必有不好事俺非薄於徐國而  
然為徐國十分周旋者也且邊將報稱奴酋部中有朝鮮



營三千兵云故中朝以此不無疑惑之端陪臣知之乎  
臣等曰告曰昨日老爺分付通官時語及訛言一節卑職  
聞來不勝痛愕將欲暴白今承分付此亦小邦曾所未聞  
者不勝驚駭之至經畧揮手止之曰訛言已知虛妄不須  
提起朝鮮營三千兵云者不過以零瑣被虜之人作一隊  
兵有如天朝被虜人分隊作兵者也陪臣不須恠訝臣等  
更以不可中止之意縷縷陳稟則曰一言已出決不可更  
改云如是者再三又曰徐國以虜情緊急為奏則至今不  
為調兵可乎臣等答曰小邦兵力孤弱已令諸路將領分  
調七千兵豈有至今不為調兵之理乎經畧曰然則臨時  
調聚一處可也但兵務精強整棚一萬選兵分防各處待  
俺臨時指揮廷老等答曰小邦之兵與天朝不同兵農  
混籍雖調七千之數決不得精壯以平安之兵何能備萬  
此則老爺之所嘗洞燭而小邦之非所隱諱者也經畧微  
哂曰徐國之兵雖不能滿萬宜聲言萬數矣仍取通報一  
冊自以朱筆點出示臣等乃劉綬所上一本也其朱點處

則曰 皇上使經畧楊鎬聯絡北關鼓舞朝鮮一以示羈  
縻一以為聲援而堂堂 天朝兵力豈可恃此云云瞥眼  
所見未詳首末而大畧如此臣等欲覓得謄書而其後經  
畧秘而不出經畧仍曰凡于征虜之事俺實獨當便宜行  
事偷圖凡有所言明白咨報不須含糊偷圖則反以 天  
兵隨急隨救何至過怯陪臣不敢中止之語俺豈不諒今  
日事勢大有所未妥故不入送俺意已決切勿更言俺見  
咨文及陪臣呈文偷圖事情槩已知矣寬奠鎮江等處添  
兵聲援一款俺早已區處勿以為慮可矣俺於今夕叢送  
回咨陪臣可即回去備傳俺為偷圖保護之意也臣等仍  
曰老爺一言天下所共聞今此回咨係小邦輕重存亡經  
畧曰曉得臣等辭退晚牌出給回咨臣等十二日早朝親  
詣衙門以許令前進事又為呈文則旗鼓官言老爺見呈  
文答曰俺意已具於咨文中更無所答呈意則知道云令  
表廷老等告曰小邦情事老爺曲察保護不勝感激答曰  
不須多說臣等退來時經畧又謂廷老禮忠等曰議論多則成

功少此語說與陪臣則陪臣必知云大槩兩日相見時辭色  
溫和問荅丁寧雖不明言顯有微意前後譯官處所言之  
事皆欲使譯官知其意而已不欲形諸文字與臣等問荅之  
際平安道賊路要害處分防已調之兵一欵已為快許又  
令只調平安道軍兵且曰雖不滿萬聲言一萬云其意可  
知至於回咨中亦云某處團練某處設伏此是許令分防  
之意而末端聽調進勦之語與問荅時臨時聽候等語蓋  
是當此軍兵徵發之際不欲使曲徇咨請撓改軍令之舉  
播諸聽聞以防軍機之意也經畧出示 皇勅中鼓舞之  
語自言鼓舞之不動舞之不起科官必併叅我此處諸臣亦  
不得不叅奏等語極其峻絕不欲入送此奏之意也已為  
牢定百般周旋萬無可回之路經畧之意必以為調用與否  
在於我手自當便宜區處而此 奏入 京則惹起許多  
叅論到此之後雖欲為該國善處不可得矣故如是堅執矣  
設使臣等得達 京東經畧以兵部官專主征奴一事近  
來密報與兵部日夜相通兵部覆題之時經畧必以直奏



為怒使之防覆設使臣等周旋於兵部使之覆題經畧將  
一邊叅奏使調用我兵之權必出於其手此則經畧及覆  
言說之際已發而無隱者也今若一向違忤其意則已許  
之事不無反為生梗之患臣等妄料經畧既令已調之兵  
分防要害時無調聚軍前之意及此時急送謝帖更致款  
意仍以平安已調之兵依分付分守滿浦高山里以下沿  
邊諸鎮把截防守之意回咨于經畧則經畧以朝鮮境上  
把守之軍自家鼓舞指揮中事而實則只以我國應守之  
軍不離信地預防奴賊而已揆諸應變恐為便當日後餘  
地亦將有辭敢以目前所見僭越陳達臣等奉命朝京  
被經畧阻回既不得前進又不敢遽還欲留此處以待朝  
廷分付而經畧招遼東伴送官出給憲票使之趁速帶回  
伴送催促甚急勢難留待將向遼東遼東都司亦以憲票催  
促出送則又不得留在遼東不得已出往我境祇候下諭  
臣等奉使無狀未達君命感感遑遑因知所為不勝惶恐  
待罪○經畧楊為興師討逆事照得奴酋犯順奉旨

征勦兩經畧移咨朝鮮國王整柵軍馬一萬在彼境上預  
為設備聽調臨時一面選精兵數千過江至高山里滿浦  
二處相機埋伏以防賊遁蓋非特滅奴酋實為安朝鮮也  
該國今尚未咨覆止撫陪臣游辭開報南海防倭西北備  
虜難調各鎮原操之軍簽撥內地編案之卒不曰建賊見  
慮隲突可虞則曰我國力分勢孤為慮皆是陰語全無決  
詞不惟不見勤王之義且亦不見謀國之忠豈遽忘昔年  
從雲南川陝幾萬里之外徵兵轉餉三四年以援東國之  
急乎且遼薊一帶徵兵馬運糧草搬器械日夜如織驛遞  
不堪即經過節使多皆淹滯難行又該國頃已前後回咨  
奏入京皆已陳夷事今奏內情形無加於前更毫無  
整兵助順之詞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本部院經畧軍務奉  
有專勅便宜行事更有鼓舞朝鮮今該國委靡如此將  
該國陪臣吏曹叅判朴鼎吉等阻回外牌仰本官照牌事  
理即便移文朝鮮國王查照前咨作速選將整兵仍聽候  
合兵進勦奴酋以收蕩平至於寬奠鳳凰城等處自有大

兵聲援豈待該國遠慮凡有陪臣過江留住在彼先將所  
齎本章或咨文差人呈送本院查閱定集施行仍將叢送  
文移抄錄查考毋得違錯未便○庚戌傳曰并鼎吉仍差  
冬至副使入送而其一行書狀官軍官譯官並入送○館  
學儒生河仁俊等秘密上疏入啓批荅封下○義禁府啓  
曰王府體面極重大小公事判斷專在於判事而判事作  
闕已經五箇月緊急回啓公事積滯雲委至於綱常重囚  
疊出而不得推鞠臣等極為悶慮今者西北定配罪人移  
配之命又下如此重大之事決不可臣等獨當為之請判  
義禁今明內急急差出○備邊司啓曰伏見朴鼎吉郭天  
豪等狀啓經畧之意以征胡一事都在於自家身上我國  
兵馬進退操縱當任己意故前後移咨或抑或揚或賈或  
獎而要其指意蓋欲誘掖彌縫與之司事上不負鼓舞朝  
鮮之勅而又使我國不欲生事於天朝既許留防於  
境上又令聲言於萬數則我國之當初所望亦不過於是  
矣第以我國咨內多陳單弱之形少無振作之氣而至以



商量等語直奏

朝廷有若越訐圖免者然故示以不平

之色而多有未安底說話也臣等昨日請留李慶全於義州者非欲不為入送也今同經畧咨文及朴鼎吉等狀啓合有更為商量下諭于李慶全之事故及其未越江之前而使之整且留待矣今承聖教極為允當李慶全入往相接之際以一依經畧分付整棚軍兵留屯境上聽候調用之意明白快說以示鼓舞樂從之色而叩謝經畧保護我國之恩同陳小邦事勢請大人終始曲全云云則庶幾經畧之動聽矣急遣宣傳官下諭于李慶全○辛亥合司前啓秘密入啓批荅封下○兩司合啓曰昨日教以朴鼎吉仍差冬至副使書狀以下一行亦皆如之我國事大之誠世世出於惓惓冬至且非尋常節使不可容一毫苟且鼎吉初以陳奏為名中道不達之後使之仍送則事體不重近於忽畧請朴鼎吉柳昌文適差荅曰朴鼎吉等以冬至使差送有何所妨勿為煩啓○稟畫使李慶全書狀大槩臣到義州等候自陳奏使阻回之後事機甚難又未知

聖節使所賚 奏文何以處置尹暉亦有計慮則必不為如是生事萬一生事則更無所及本月二十日回郭天豪狀啓草得見經畧憲牌掛示遼東辭語已極峻絕自此我國之人往來接足實為無路掛票遼東使不得任意出入非但近古所無今此遼廣諸將群議皆極崢嶸經畧不忌我國舊情於我國前後高誨不為不盡而節節抵觸致有如此之患臣之前行一刻為急及到遼東既不得順過則勢將留其處以待都司先稟經畧可否進退臣欲於一二日內渡江馳進矣○館學儒生李國亮等秘密上疏入啓批荅封下○壬子合司連啓秘密入啓批荅封下○兩司合啓曰巡邊使成佑吉前為平安兵使時縱其無賴子分畷獵於 上國地方為丘遊擊所覺至於移咨本國使義尹轉報朝廷佑吉知幾多貨遊擊僅得還收臣等以國言籍籍合啓請拿問而聖批以徐當叢落為教故姑俾待命矣日者備邊司視臺諫如無偃然擬望於巡邊使至受天點仇在聽聆莫不駭憤且佑吉以待罪之人不恤公議遽

即謝恩其無知縱恣之狀至此極矣請備邊司所薦堂上色郎廳先罷後推成佑吉拿問得情○司諫院啓曰井邑縣監金林居家無行事親不謹見棄於人類久矣及受本職專事貪虐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命削去仕版石城縣監李仁長本以兇悖之人朝家凡事無不搆禍到任之後日以剝割為事巧作名目徵歛無藝流亡相繼一境空虛請命罷職○司憲府啓曰昌城府使朴蘭英本以賤微之人家行悖戾有同禽獸不處人類久矣今授本職人皆駭憤請命削去仕版荅合啓府院曰徐當叢落○王堂秘密連劄請快從公論批荅封下○傳曰昨見楊經畧憲牌李慶全亦必被留遼東矣遼東都司處具由移咨曰此乃二百年所無之事經畧憲牌雖如此大人十分周旋使即入往云云而解事譯官二人擇差下送別人情則以朴鼎吉所費去銀子五六百兩除出費去竭力周旋是李慶全處亦為具由下諭使我國人依例出入事遼東各衙門十分周旋痛陳仍將我國宣有他意只以兵力疲弱為問之意



抵死極辨而慶全之行亦以朴鼎吉賚去別人情銀子五百兩除出持去極力周旋事詳察下諭于李慶全○備邊司啓曰伏見郭天豪騰送經畧憲牌辭語比前嚴峻至於末節凡有陪臣過江留住在他差人先送所賚文書查閱定奪施行一款尤極驚駭方欲講求解釋之策及見稟畫使李慶全狀啓則其掛票遼東使不得任意前進云此二百年來所無之事也其與閉關絕使者幾希矣經畧體面嚴重既散憲牌則遼東都司等各衙門萬無周旋入送之路所當竭誠懇籲於經畧以回其心耳此事雖至於移咨論辨不容但已姑令李慶全依上教極力周旋解釋於經畧衙門俾得如前出入宜當人情銀子則聞迴還譯官等所言衙門嚴正不得用一星銀子雖不給送無妨請急遣宣傳官下諭于李慶全之行如已越江則別差小通事追及于遼東○傳曰壬辰以後我國財力蕩殘無形既徵滿萬兵入援行齋居送舉國騷然今者經畧叢怒如此我國無可恃之勢誠壬辰所無之大變也備局堂上逐日頻會本

司料理邊事京城守禦方畧急急規畫○癸丑進試取李  
植等六人○兵曹啓曰今此進試規矩似輕叅榜必易故  
當此人心不淑之日人人敢生詐偽之計方在抄軍之時  
平生不解操弓者皆欲赴舉俸免已役爭持重價購得代  
射之人巷議籍籍莫不痛心若不預究防奸之策嚴立痛  
繩之律則弊將難救大防必解其現捉者當身與代射者  
並邊遠已身充軍勿揀赦前捕告者一依大典捕捉大倘  
之律朝官則依法相當職除授公私賤免役論賞事請各  
別捧承傳掛榜知委傳曰允○備邊司啓曰咸興以南無  
一城守之處而安邊山城可以修築必守之地本道監司  
累度啓請者意有所見也新除授府使柳應洞年少勇銳果  
合戰用而繕修撫摩恐非所長新差龍岡縣令李應祿優  
於治民諳練事務且其職秩均是堂上雖有府使縣令之差  
等此時用人隨才授任為重以兩官相搜為當傳曰依啓應祿  
備邊○吏曹判書趙挺上劄辭職荅曰目今國事危急  
予亦不得休息此時不可辭退調理速出勿為更辭○合

司連啓秘密入啓批荅封下○甲寅兵曹啓曰增廣武科  
初試入格人並命直赴殿試之舉蓋出於廣取武士以添  
入防之意此實一時睿算而回臺諫所啓徐當散落事批  
下時無處置則恩命公議歸宿之地自曹不敢擅便此舉  
子等今番遊試許赴與否請令廟堂商議處置傳曰允○  
傳曰上年成均館賜黃柑時製述居首黃滄直赴殿試放  
榜日一時放榜前此無一次居首而直赴殿試者黃滄經  
年之後莫此異恩或以為內閣得之云 校改名 適 ○合司連

啓秘密入啓批荅封下○弘文館秘密連劄請快從公論  
批荅封下○乙卯傳曰近當為親臨習陣自都監來月行  
再度習陣○合司連啓秘密入啓批荅封下○備邊司啓  
曰近司邊事孔棘西北守令盡以武弁差送而大將將領  
旁午於郡縣其間貽弊不法之事有難形言頃在亂離軍興  
之日差送巡按御史昇以糾察之任已有成憲今若兩界  
及黃海道自上特遣有風力臺侍之臣別為事目或暗行  
出入官府閭里鈎摘奸濫訪察民隱凡大小將領之貽弊



厨傳行事不法者守令僉萬之割剝軍民肥己善事之人  
明覈指實舉劾不避則驕將汚吏庶有所畏戢矣傳曰依  
啓巡按御史稱號落點差送○傳曰凡事一失其機則必  
無可成之理今此徵兵事當初即為 奏聞則順成無疑  
矣經畧來到廣寧後始欲 奏請豈有可成之理也予意  
必以為蹉跌有悔矣今果然也朴鼎吉既被經畧之怒則  
尹暉之行所賣文書不可不稟告經畧而了不提起叢端  
徑先馳過此事必有後尾經畧之怒益深予意急急下諭  
于李慶全使之陳諭曰當初老爺未出來前以兩條稟處  
之意具奏 天朝而朴鼎吉賣胡書告急而先行到衙門  
聽教回歸而尹暉則已為賣 奏入往云老爺分付之意  
曰道里遙遠未及通諭停止雖迨送譯官其能及止與否  
無路得知極為悶慮願老爺曲察此意善處云云似可也且  
冬至之行具由前後事情詳細陳 奏似不可已以經畧  
楊鎬催入軍兵故准調萬兵使某某將領率入送江邊  
以聽候經畧分付進退之意為 奏辭則尹暉之行雖或

蹉跌此 奏入往則庶有解釋之望矣各別詳細議處○  
丙辰合司連啓秘密入啓批荅封下○司諫院啓曰龜城  
府使李屹不以悖惡之人行同狗彘見棄於人類久矣及  
其到任之後專事剝削巧作名目徵歛無藝闔境嗷嗷如  
在水火當此西邊多事之日如此之人豈可委以關防之  
任以致軍民之散亡請命削去仕版監察金得一麤鄙妄  
悖不合臺監請命罷職荅曰徐當葺落○司憲府啓曰奉  
常僉正申雲輅居官不謹到處見敗加以家行悖惡見棄  
人類不可盡在衣冠之列請命罷職不叙尚衣判官李承  
憲本以無識武夫唯知利己不顧廉恥下人輕侮同列唾  
鄙請命罷職密陽府使李弘嗣性本悖戾為人所棄及授  
本職專事剝削闔境空虛至於瓜滿當適脅制品官張皇  
虛說呈狀方伯圖授嘉善重加近來人心不淑欺詐成風  
滔滔者皆是而此其尤甚物議沸騰莫不駭憤請改正加  
資削去仕版荅曰徐當葺落○傳曰數日以艱疾尤劇三  
司啓劄姑勿捧入○印文館秘密連劄請快從公論批荅

封下○前縣令安士說上疏請斬收議徵兵時邪議之人以  
暴殿下事大之誠慎簡元戎勿滯推轂以明殿下請討之  
義停罷宮後以從民望克詰戢守明統都民以示勿去之  
義擇要害可守山城而繕修之勿虛築諸處山城重疲民  
力勿設軒架以答天譴圖任賢相以濟時艱引接臣僚洞  
開言路恢張公道杜絕私門疏放罪人慰悅人心罷諸不  
急務得民心克詰戎兵以安 崇社○傳曰今見李士慶  
狀啓山海關主事所問之事極為駭憤是必有兇人搆陷  
我國於禽獸之域也雖干戈搶攘之時不可不急急陳  
奏痛辨此誣况當今日寧容一刻蒙被此言而不為之昭  
雪乎咨奏文書急急磨鍊啓下別使臣速為發送事令備  
邊司議處○傳曰風勢漸高運糧一事極為緊急而屢度  
下教尚無處置之事未知何故也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三十一

八月朔丁巳傳曰昭訓慶女單子多數捧入事累度下教而只以十餘人苟充捧入以為塞責之計極為駭愕漢城府各部當該官吏推考更加督捧而不出家長覈治○舟師廳啓曰今此舟師之事有口者皆言其巨弊各道奉使下去之負及兵水使移文本廳極陳其不堪之狀臣等愚意則以見存二十隻戶曹船二十餘隻留泊京江而京畿公洪江原三道各鎮浦船臨時聚會使無愆期而各道分定之船姑為停寢若有不足之患少待民力閑歇觀勢力一處置則未有不及之患庶無騷屑之弊○戊午傳曰李弘嗣加資○司諫辛光業掌令韓明勗正言李元輿徐國楨啓曰合司之論不可一刻小緩而每因傳教姑停此雖出於不得已物議則以乍啓乍停譁然非之比無非臣等誠意淺薄未能格天而然也久忝言地寧不覩面且今日以千秋聖節望闕禮再慶習儀臣等早詣南別宮苦待行禮而進叅承旨政院不為預定臨時啓稟在家承旨承命不進以致日暮莫

重大禮終不得設行使大小多官會且歸矣色承旨察事  
之道果如是乎此實臣等見侮所致決難仍冒請命遠下  
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館學儒生李國亮等秘密上  
疏批答封下○己未傳曰近日都下騷動尤極出去者紛雷云未  
知因何事而至於如此也邊上時無牧馬之警言而人心波蕩日  
甚心無乃大奸人鼓動以致驚惑散亂手極為之痛心令備邊司  
各別講究急令鎮定○備邊司薦啓儒將南宮檄安景  
深李弘望朴自凝李民突南以雄邊應垣尹知養趙誠立  
盧景任俞晉曾宋邦祚鄭文暄柳孝立○獻納洪堯儉  
啓曰昨見同僚引避之辭其下啓下停之罪臣亦難免請命  
遶臣職○執義林楫掌令韓詠持平申斌南溟羽啓曰合同  
之論不可一刻停止而近因傳教累日姑停雖出於不得已物  
議之非在所難免且昨日習儀時臣等適以賤疾雖未進參而  
以承旨不來之故終不得行禮同僚既以此引避則臣等之不可  
苟冒與之無異請命遶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館學儒  
生李弘詢等秘密上疏批答封下○全羅道幼學李李偉



等上疏大局未完邪議日滋害正護逆之徒謀陷主論之大賢  
金奉祖權凜倡為亮說至以無德義斥之其陰附 西宮欲危

君上之情顯著無疑遠近聞者固不駭憤兩司耳目之官尚不  
糾治請亟定大計以安 宗社仍將奉祖等快正典刑而次

治兩司不言之罪○弘文館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  
○庚申備邊啓曰本司欲以昌城府使朴蘭英為平壤防守助  
防將請換三縣守令既已蒙允未下批前臺諫以昌城府使論劾  
因徐當叅落之教今始停啓照則昌城府使作窠已久當此事急之  
時實為悶慮請令該曹令明日內急速擇差叅送傳曰此時微生  
孝己之行何益於禦侮乎朴蘭英仍送使之自劾此意言于所  
論臺諫○傳曰近日郡下充空云未知緣何故而至於此乎朝官  
先出家屬卜物者令法府摘叅啓治庶民則又令漢城府作  
五家統如有匿不以報者重治統主○進士李祥吉上疏正議  
瀾倒大局未完者莫非德符力主緩論陰圖後福之所致若使  
當初金世漁之議得行誰倡邪說至此大事之誤也世漁之無罪  
不辨自白而不過當時臺諫承德符指喉置之荒塞德符之勢熾

灼一時使人有此橫羅之厄豈不慘哉伏願亟命大臣速定大計以完  
廢黜之典亟放世瀛使免覆盆之冤○合司秘密入啓批荅封下○辛酉  
大提學李爾瞻啓當初書堂被抄十二頁內或辭通或陞堂上  
或補外時無見在官負使亂後復設之盛事將歸於停罷之地  
誠無儲養勸獎之意所當隨缺加抄以補闕負而詞翰重地  
亦不可容易抄啓令姑依平時李廷立例以堂上金緞鄭廣  
成睦大欽柳希叢李偉卿等為先仍帶書堂朔制衣及所讀  
一依本堂事目施行以責成効後之○傳曰增廣武科初試叅  
榜人並直赴殿試以添防戍允合今日急務勿為煩論事言于  
所論臺諫○義州府尹馳啓老賊陷清河堡○兩司合啓秘密  
入啓又啓設科取士國家莫大之事也庭試別試固無定額式  
年增廣本有其數而或因慶事重疊加數七人亦是 先王  
成憲今此增廣武科初試入格人並許直赴有乖金石之典遠近  
莫不驚駭文武科對舉之規不可闕一其理甚明當初聖明  
欲為盡取者宗為防守也庭試大科今方廣取足邊固圍不  
患無策况增廣武科初試之輩多有徃來麇鄙之統而該曹

回啓語甚模糊。恢公道重科舉之道。果若是乎。請亟還收。初試入格人直赴之命。答曰。已諭不允。秘密事並罷職。○傳曰。成佑吉昔在先朝立功於北道。至今北道之人未忘其再生之恩。當此國事危急之日。舍罪過任干城。實是勝筭也。况其行獵之事出於下人妄作之狀。已盡推覈。不必深以為罪。予聞古者秦楚之君。赦盜馬絕纓之臣。終得其力。馬則何可為己甚之論。桑驍將於此時。乎宜勿更煩速為下送備邊堂上。即廳有何罷推之罪。不允。仍傳曰。成佑吉及備局堂上。即廳事。言于所論甚。臺諫。○陳葵使尹暉馳啓。奴酋本月二十一日圍清河城。四更攻城。二十二日未時。城陷。遊擊中軍及添兵遊擊。俱被害。軍兵及居民五萬餘人。或被擄。或被殺。遼東總兵及都事率兵登城防備。遼廣搔擾五六十里。人烟不通。楊經理二十五日自廣寧起向遼東云。○稟畫使李慶全馳啓曰。奴兵攻清河。留住賀總兵以一千五百人邀擊於鵝虎關。斬首甚多。奪馬三百一匹。捷報來到。遼廣人心稍定云。○以朴承宗為左議政。朴弘為右議政。李尚毅貳師。李爾瞻判義禁。李必榮左叅贊。金蓋國右叅贊。李冲左副賓客。柳希發吏曹叅判。李大燁吏曹叅議。李弘胄刑曹叅議。金綴兵曹。



叅議鄭達叅知任吉後光州牧使吉後宮嬖女之甥擢自未陰官至留守

安應魯曾待教李必達檢閱韓正國無說書柳希安司僕僉正朴

恒吉刑曹正郎權盡己高山察訪金佑成工曹佐郎佑成居喪無行

悼虐六親湖南之人視如蛇蠍嘗與羅德閏等上疏請罪鄭澈以及李珥成渾

以此為朝廷所歎厚睦長欽為羅州牧使親詣其行迹歸而言于友人曰佑成有百

惡可紀無一善可稱其友人曰是則然矣佑成能攻成渾自吾輩觀之則豈不為賢人

乎至是附于爾瞻及筠力主大論以是擢用○壬戌備邊司啓曰永平抱川

合為一府仍設監營以備北路事係閑重不可只出判官當以監司兼

府尹而第念府尹之稱必須舊都及一時駐蹕處所然後乃可陞號

也頃年大丘及公州設監營時皆以監司兼牧使之職今此永平新設

之府稱為大都護重其體面而以本道監司兼之判官則以侍從文

官之有才望者今政急令擇差叢送宜當傳曰京圻監司自古留

在都下而今若出駐永平府則凡特急事極為可慮若以武臣

為府使則文臣判官差送若以文臣為府使則武臣判官擇差似當

更為詳議以處○傳曰西北定配奇自獻以下速為移配他道○都

元帥姜弘立上劄辭職答曰國事危急勿辭調理速為下往量

率三軍克壯其猷以紓予憂○合啓秘密入啓初試入格人請勿為直  
赴昨承備忘以成佑吉仍為發送有曰北方之人至今有再生之恩其  
行獵之事出於下人之妄作為教臣等竊惑焉昔年金宗得喪師  
之時佑吉身為虞侯非但不能救一士之死恒恟束手延頸受刃而得賴  
數十砲手之救僅以身免此則戰士之所親見其時超授之事至今  
有駭異之者其於北方之人有何再生之恩况前為平安兵使時縱  
其無賴子弟恣行攻獵於上國地方為丘遊擊所覺至於移咨義州  
府尹轉報朝廷佑吉知幾多貨遊擊僅得還收則聖上今日之教  
臣等竊未知也為備局堂上者亦安得不恤公議以待罪之人偃肱  
擬望於巡邊使裁請備邊司所薦堂上及色郎先罷後推成佑吉  
依前罪目拿問得情答曰已諭休煩秘密事既罷其職休煩可矣○  
館學孺生李弘詢等秘密上疏批答封下○癸亥合司秘密入啓批  
答封下○合啓秘密入啓兩司連啓請罪成佑吉答曰已諭成佑吉只通  
巡邊使勿為更煩○司憲府啓曰邊警言未及都下先潰填塞出城日夜  
相繼無以鎮定前因傳教招捕盜廳下人及漢城府該吏禁防之意丁  
寧說道而傳教辭緣不謹舉行卜馱之輸運人民之道逃絡繹道路中

外騷動輯寧之策不可不講請左右捕盜從事官漢城府當該  
官各城門別將並命罷職申明禁斷如有違法犯禁尤甚者梟  
示以警他人答曰依啓並推考○館學儒生李明等秘密上疏請  
姑停連章退守疏廳以俟大臣出仕處置○傳曰西北胡人連續來到  
邊上有若探試者然速方卿通使等答問之間若或有失語見責  
則所關甚重矣更加詳議今付至如徵兵一事兵不厭詐何可太拘常  
規乎 天朝動海內之兵其數不億豈待我國之兵乎我國有防倭之  
事故 天朝既不徵兵我國亦無送兵之事矣如是為辭善答似  
長自本司更加料理指授○傳曰咸鏡南北道守禦甚惡而添兵  
防守等事不如關西三甲則尤極孤危本司尚無料理已為寒心至  
於鐵嶺防守一刻為惡而累度下教尚不措處一夕脫有長驅之  
憂將若之何並速詳議善處○甲子傳于兩司曰今日都下士庶  
爭出避亂而法官不能摘發治罪到今盡出後始請罷捕盜從事官及城門  
別將兩司亦有耳目何往而今始請罪乎未滿一哂矣彼從事官此輩豈能動一髮乎  
予意法官執法公正雖高官大爵之人如有出送家屬卜物者一一從實劾治不  
饒可矣毋待治小民以為塞責之計○稟畫使李慶全馳啓經畧出來道



東○乙丑傳曰今年節候似早上號勿為退定只議號日退擇待大臣  
出仕即行○傳曰都下士民驚潰爭出而非但不能巡伏亦無入啓  
處置之事極為非矣左右捕盜大將各別推考○右議政朴弘考上  
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國事危急此誠大臣竭誠循國以安社稷  
之日勿辭就職弘濟艱難○左右捕盜大將訓鍊都監大將守  
禦大將秘密聽傳教○丙寅義禁府啓西北定配人量其遠近  
移配於兩南及嶺東而但西北極邊則或有二十四五日程三道則遠地  
不過十餘日程故雖圍籬安置之罪亦從其道之遠處而移配矣  
目今邊鄙有警自上惻念西北投竄之人特命移置避兵之地使縲  
綫餘喘咸被一再生之洪恩此即 明廟放釋南方諸囚得避倭

亂之盛意也竊取此等名錄觀其罪狀則或不無寬抑可原者如  
法外緣坐及罪名不著者之類也設令俱是有罪當此渙赦之日慰悅  
人心証示自新之舉莫此為急傳曰可放人待大臣出仕後與大臣兩司  
會同議處○合司秘密入啓批答封下○合啓秘密入啓批答封下○以  
備邊司秘密啓辭冬至使朴鼎吉書狀官柳昌文遞差○平安監司  
義州府尹馳啓奴賊後清河地方還為出境○掌令韓明勛秘密

啓曰今朝儒生河仁浚來見臣曰即於南大門外見一亮書云臣來詣闕下  
時行過其門諦視之所謂亮書已無矣俄見本府禁亂吏金愛天將此  
亮書追納于臺諫廳兩司齊會處曰南大門別將等令軍士取來  
裂破置于宦宦曰拾取以來云臣既聞仁浚之言又見亮書心膽俱裂不  
勝驚愕監封以進傳曰議啓○傳曰禁府堂上兩司西長命招○傳曰  
掛亮書者不得捕告亦是守門將別將之罪也况得見亮書之後  
非但不即來告至於使軍士潛自裂破欲掩其迹其為情狀極是綢  
繆崇禮門別將張應明韓振河徐唯一等並拿來推鞠○推鞠廳  
啓曰張應明等及軍士依傳教令將拿問矣河仁浚初見亮書金  
愛天覓取裂破之由並為拿手問然後可知其情狀從之○庭鞠推  
官李爾瞻尹統尹壽民金閔執義林健司諫辛光業等同參鞠  
問河仁浚曰門外所貼亮書出門時何由得見既見之後不即詰問於  
守門將士而只為傳說於韓明日助前後曲折一直告仁浚供臣以大  
論上疏在疏廳朝前出南大門則行人多聚仰見門扉臣騎馬過去  
倏然見之則書大將其下押署首書朝鮮二字其下之言極為亮  
慘為臣子者目不忍見即往訪掌令韓明勗寒暄後之言曰即見南大

門掛榜極為慘酷云則明日勦驚曰勿復道臣歸時見之則無有矣出門見榜之時似是辰末臣前於元篋匿名書時名叅其中人心不淑心常痛惋故言此事於韓明勦而見臺諫明日館䟽時當及其事故不為詰問於守門將耳其榜大類 西宮投檄末云吊民伐罪河南大將軍將

至云 鞫書吏金愛天愛天供韓掌令入自南大門外招問曰此門有掛榜云汝知之否荅以不知云則掌令曰汝問于別將即來告知即往別將處問其榜去處則別將與捕盜部將金振鳴相顧色變互相推調金振鳴曰此事不可終諱因取諸竈中以授之即持其榜納于臺諫臺諫問其曲折只陳如是而已○傳曰今此南大門掛榜事極為兇慘如此真賊搜得摘叢以正邦刑○以尹銳為右叅贊洪慶臣兵曹叅議傳曰任充廣州牧使除授○丁卯政院啓伏見南兵使玄揖狀啓則奴酋大設軍兵八月二十日間直向遼東廣寧仍向 皇都之說極為兇慘狡虜之言雖不可盡信經畧前今日內惡惡傳報使無緩不及事之患請令備邊司議處從之○合司秘密入啓批以合封下○兩司合啓曰昨政特命任充為廣州牧使臣等宗未曉聖意之所在也充本以兇惡之人且有淫悖之行以言其家訓則賊夷之弟以言其逆黨則致教之甥也假息覆載已極駭異王章不嚴網漏至今頃於收議首倡邪論舉國齊憤咸



曰可殺至於有知將相揚言於衆中曰不某充頭無以謝天下三司之請罪宗為安社稷計也而聖上不惟不治反以負罪之人特宰保障之地聖上以充有何可取而違公議拂輿情若此之甚耶且聖上以許思謙為致毅之切族而既有絕島定配之命則充獨非致毅之族乎充之罪惡擢髮難數請斷以重律以正陷君誤國之罪又新啓秘密入啓答曰所論過矣不允秘密事封下亮書事也前啓秘密大論結局間姑停○館學儒生鄭滄等秘密上疏批答封下○推鞠廳啓曰臣等取見亮書辭語極其亮慘不覺心膽摧裂直欲得此真賊食肉而寢皮也但念如此亮書自前雖有所得皆未得其端緒此則尤無可據之端雖欲搜得摘發將何以洩神人之憤乎此必大奸匿隱迹都下做生罔測之事前後亮書悖語如出一手姑待大臣出仕會同議處答曰大臣不出卿等先為議啓懸重賞必捕十分詳議以處○戊辰傳曰近日林示出事勢家名官卜物則無一人呵林示盡為出送而只如此無勢卑微家下人捉致而塞責其可謂國有法乎况所捉卜物盡為奪取本廳下人任意令用云此事虛的雖未詳知而所聞極為可駭今後只治出去人而其卜物一一還給其主勿為取舍並為入啓處置○傳曰大臣至今不出議號退定而上號以來月十五日退定告廟祭以來月初四日改付標令該曹急急下諭諸道○有議政朴弘者上劄辭職答曰相臣曠位今已累月而國事日危前頭大禮亦

為稠置宜勿固辭從速出仕以濟時艱○合司秘密入啓批  
以合封下○合啓秘密入啓兩司連啓請罪任充荅曰已諭○  
司憲府啓曰近來赴京之行公私賈賈易之物比前益滋  
卜馱盈路有同商賈加以市井無賴納賂請行負役之  
數多至七八十 中朝之人莫不驚恠至於申湜之行面  
受詬辱無所不至國家之羞為如何哉今此冬至之行凡  
尚方各司貿易數外負役一切減省別遣近侍有風力人  
搜檢江上以杜後弊荅曰徐當叢落○禮曹啓曰凡科舉  
舉子以試官相避無故停舉者誠為冤閤 荅曰諫啓辭為  
此而叢今後試官擬望之時不拘相避而終至受點則其舉  
子依臺諫啓辭陳試仍為添入於科舉事目中知會中外  
遵行從之○掌令韓明勗啓曰臣竊聞外人以為匿名之書  
雖父子間不可相傳為臺諫者諫君以正道而反以匿名書告  
于君上乎云云臣不覺悚然自謂人言之來有所然矣  
然河仁浚之於臣既非親戚又無相切之義而以昔年  
一二見面之人將此亮書之說來言於臺官之處必有所以

然而然也况府吏搜呈亮紙辭極亮慘則臣敢謂之匿名  
而置何地乎反覆思惟宗未究其可也然而臣忝居言地  
被人讖詎決不可苟帶其職請命遶尔臣職答曰勿辭○  
已已誌石都監啓日以誌文草圖畫寫事吳翊再招以病  
不來不得已金玄成李弘胄使之書寫入啓以備擇用傳  
曰吳翊雖在被論之中自上既命書入則所當來書而稱  
病不來極為非矣更速招來以寫○傳曰右相處遣史官  
敦諭使速出仕諭辭自政院措送○傳曰尚方貿易係是  
御供各司所質亦不過活人藥材禦敵煇焯等物何可廢  
也至於數外貨役及市井牟利者一切勿為濫帶令該曹  
及使臣各別察為○傳曰推鞠待大臣出仕後為之○庚  
午移配西北謫人二百餘人于兩南○同副承旨趙有道啓  
曰臣即者承命往諭于左議政朴承宗則以為嚴命屢降  
惶恐罔措草土賤臣無面行世云矣傳曰知道○備邊司  
啓曰義州城子畢等之勞朴燁為日取李弘胄則其勞不  
下於朴燁矣上裁何如傳曰並加資○掌令韓明日勗啓曰



人言仁浚見臣之時是乃辰末臣聞來竊惑焉去初十日家有祀事  
清晨祭罷出坐外軒即朝日未出之時也仁浚之來正在此時而對話  
半餉還自出去臣朝飯後來詣闕下則辰牌尚在而正言徐  
國楨已先至矣以此言之仁浚見榜之時似非辰末也明矣日早晚不必辨也而強謂之辰末抑  
何意也仁浚在數十年前僅得見臣之後凡吊慶絕不  
相問彼此影響音迫然靡接而今來遠訪因語其不可  
道之說果為恠訝終未究其志也故前日避辭中如是云  
云非謂仁浚別有他意也大際臣於仁浚固無相關之事  
且無恩怨之心而因渠之妄言以至於此此事似未結末臣  
何敢仍冒言地請通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司憲府啓曰亮  
書掛於南大門仁浚得見言於明日勛明勛以宗啓達仁浚  
亦以傳說納招則明勛之得聞雖出於不幸而初不干涉不  
可以無妄之事輕通言官請命出仕從之○幼學金尚立等  
二十二人上疏曰邦運不祿大命將迫禍根猶痼已彰君  
臣上下徒事姑息狂妄安泰亂不早為圖奸徒逆儔暗地偷  
笑伺釁覘隙欲肆狂逞其迹灼然愚智皆日憂而殿下若

圖聞知厝火薪上不亟撲滅何救燎原弘曾以兩朝舊臣  
當此危急之時不及汲救君父於水火之中雍容累讓晏  
然若無事之時此無非孝純之為鳴矣也不誅孝純故弘考  
效尤自大臣以下延及閭巷詈罵君上或矢慘宮闈或書投  
國門而敵不臨境奔避遑遑使殿下孤立於空虛之國以此言  
之則孝純之效自獻弘考之效孝純雖百斷其首猶不足以謝  
國中也至如河仁浚首倡討逆之義以剛後血誠可貫日月  
而不幸以微辜係在獄中臣等以為一問便放而淹滯累日  
輿情冤抑恠鬼之輩竊乘此機爭思搆陷豈不痛哉想此  
亮書必非白晝所貼而仁浚之過日高三丈云則仁浚之言  
於臺官亦云晚矣此豈久繫窮問之人哉仁浚素懷  
忠憤知愛君父故傳于臺官欲達宸聰其誠可嘉伏  
願殿下快賜放宥以鎮人心焉嗚呼政仁浚者政大論也政  
大論者乃是負君父也負君父扶西宮者因此得志則  
臣等恐士類一隊將有網打之禍彼遠方之人不知仁浚  
犯不干之獄而驚相泣懼以為大論者皆遭重獄吐舌相顧

爭以仁浚為戒則正論一脈不絕如綫者永滅於今日豈不大  
可懼哉無辜橫罹不思赦解而爭思搆害者此固無他大局未  
完之故也伏願殿下亟招大臣以完廢黜之典啓下鞠廳○傳曰  
河仁浚事令鞠廳議處又傳曰大臣久不出仕罪人鞠問得情為  
急可問之人為先鞠問鞠廳面啓曰以仁浚招辭及儒生金尚立  
等疏辭觀之則更無可問之事矣但仁浚招辭曰出門見榜之  
時似是辰末而韓明勛啓辭云平明金尚立等疏云日高二丈  
以此一款差誤言之則似有可問之端而明勛啓辭有云仁浚之  
於臣既非親戚又無相切之義而遠來相訪必有其意又曰將此  
亮書之說言於臺官之處必有所以然也以此廳中之議不無異  
同而無大臣不能折衷以啓答曰各陳所見獻議判義禁李爾瞻  
同義禁金闔以為韓明勛啓辭有若致疑於河仁浚者故前日  
鞠廳面啓有更問之議不然仁浚目見亮書言及其臺官有何仍  
因再覈之事乎此金尚立等連名上章以辨其寃者也今此亮書設  
或仁浚自為則所當藏殿之不暇而往見其臺官自為設說似無其理  
人皆見若不見而獨此人憤慨傳說其情可原但韓明勛避嫌則謂曰



尚早河仁浚供招及金尚立疏中比日言日已晚此獄辨西毅只在於日  
之早晚而大臣不出不可以一二臣獻議成此大獄矣同義禁尹壽民  
以為韓明勗河仁浚兩人之言互相抵牾如此所當一處面質而明勗  
方在言地似難啓請拿鞫臣意仁浚出去時牽馬奴子及明勗家  
仁浚納名時奴人請為先意意拿問答曰大臣雖未出仕依尹壽  
民議河仁浚韓明勗奴子為先鞫問○辛未傳曰日晷漸寒且短  
告 廟親祭大禮 每退亦甚未安况又國事危急大臣至今  
不出右相處遣承旨敦諭使速出仕諭辭自政院措送○平  
安監司馳啓鎮江河遊擊手票文多有促兵之意赴遼軍兵  
請調入義州○右議政朴弘者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恙安心  
勿辭速出察職○壬申以備邊司秘密啓辭准陽府使李倬命  
違差其代以口相吉差下谷山郡守李廷紳以內地武倅  
相換○政院啓曰莫重者科擧而覆試為尤重今此試官  
參望人九負牌招則皆稱二病不進無故者只四負而柳公亮承  
命詣闕聞母二病出去餘存只三負事體極為未安傳曰知道○  
幼學韓輔吉等呈文于捕盜廳請釋賊囚禹慶邦且以許筠

私書抵之有曰禹慶邦自當初為筠耳目號召儒士幫助陳章

之舉內外協宣功在宗社頃聞怨上之徒欲傷吾儕以慶邦卑

微之人必欲先戕潛誘金乃雍誣其造印刑威之下不免緩死而

誣証云不任痛心疾首幸無使他日有殺功魁之名也云○下奇

俊格許筠等疏于推鞠廳議啓原疏見上回啓曰奇俊格所告許筠

罪狀極亮且慘古今天下寧有如此大逆乎其疏中不忍見不忍

言滿紙亮語舉國臣民莫不耳駭膽裂即欲明覈嚴鞫罪人

斯得者久矣許筠負此惡名天壤間所不得容極陳自明之疏

苟無所犯而被比搆捏則豈非至冤極痛乎但二人相辨其中

真賦非此必彼叅鞠之臣所當叅究兩端鈎問實狀昭揭王章

快雪神人之憤而二罪鞠問之命今始允下此正臣民食肉寢皮之

日也第念此獄罪狀前古罕比固非尋常推鞠而大臣不出推官

不備今日則似難覈問仍為拿囚請待大臣出仕推鞠從之○以

金質幹鄭逵為承旨李元燁兵曹叅知韓禧吏曹正郎李尚

恒弘文校理○癸酉政院啓曰臣將命往諭于右議政朴弘耆則以為

猥承寵命叨此非今之職自知不堪惶恐悶蹙令被儒疏之斥尤不勝

戰兢雖在微官少有人言不敢抗顏行公令臣名在大臣之後而買此重罪措身無地不知所出云矣○許筠奇俊格拿囚○甲戌庭鞠奇俊格許筠等俊格供辭與其前後疏辭無增減疏辭見上末端云筠之謀危之事則前日筠之畫簡及曹浩等之畫簡具在渠之情狀明若觀火曹浩亦為拿來問渠之畫簡中曲折則筠之謀危之事可以現露矣筠與弘老金公諒妄之所為之事問於曹浩則亦可知之知此亮謀不即告慶者其時只知解紛排亂使之銷禍無事而臣其時年甚幼騃且其時滿朝嫉臣家不得上變如上所陳但觀事之的實而已上變豈有早晚乎筠供臣與立可自獻結怨作仇之狀通國莫不聞知乙未年間弘老求婚於臣兄歲家臣以弘老得罪東宮不可連婚止之弘老懷嫌構誣做出喪中挾娼之說臣立朝二十年不得歷敎清顯皆弘老所為同作好亦不肯同矧此亮逆因測之事哉壬寅十月弘老來京疑臣唱和奇說多有怨言臣過見弘老自明則弘老方與申曉李晟等坐話未幾同里人曹浩適於其三寸宋言慎家得聞李惟弘來言弘老來構亮書許筠叅知言慎曰弘老豈文短借於他人乎臣聞之



即招弘老家出入人金希壽言之且言申李兩人在座吾可得免弘  
老聞之遽先發明惟弘言慎浩及臣各有發明之書其中初非有犯  
上罔測之跡而自獻蠟糊深藏不示於人陽若中有不道之語哄易月  
臣身啖墓官劾臣罷職丙午年朱天使來與臣談及本國儲嗣臣  
以一國歸心 天朝未許為憫迫云則朱使言爾國百官呈文以請  
則俺當持歸贊成臣即見三公言之永慶不應自獻及沈喜壽  
皆以為然力爭呈文永慶甚怒未幾兩相之去位臣之三劾人皆  
謂由此自獻始以臣為同敗之人待之稍親且令其子姪受學及庚戌  
兩劄歷詆在朝諸臣無一漏落而獨不及臣身者以其蠟書無據不為  
舉論也癸丑變初臣與時儕始議去禍根之計恐大臣不從以為自獻  
肺腑勲舊必當允從後容過自獻曰春秋絕二姜而胡氏貶張柬  
之不誅武氏張浚殺明受太子此三者為大臣急務也自獻握手曰  
君無為此言我之外祖林百齡也人言乙巳之事則我面先赤主上無  
他子東宮尚無嗣息百歲之後恐如乙巳諸人之見斥於人也尉繚子  
言嚴刑之下志士亦且誣服云悌男昏劣而宮中咀呪之事或不  
白以羊甲茅之招亦豈可盡信乎臣悔其失言以他辭塞之而退自

是自獻恐臣洩此言顯有加密之態臣亦不以語於人甲寅春自獻復相三司齊劾其弟允獻適以猥褻之事懷嫌訴於其兄曰三司叢論許筠絕不赦解矣自獻便疑臣不忘舊怨即欲肆噬終不得其會及上年亮檄之投公然指為臣所為及韓輔吉尹惟謙等相繼陳疏請去禍根一時謂臣勸起自獻錯料臣獨當此議先獻異議欲沮大論歸罪於臣將為廝殺之計而得罪宗社先遭宸黜其弟允獻又削其職泮疏且舉俊格秀並致等交結羊甲應犀至出賊招云云而允獻有妻娶妻其子分揀作孽之說與夫慶州蛇山千年王氣之地盜葬矣自獻妾之說大行於時父子兄弟親皆出於臣必欲陷害為計萬端有此告變義昌君是臣兄之女壻故俊格欲陷臣身以欲立義昌為言歸功渠父嫁禍他人其計慘矣辛亥年臣自謫一昨還京尹守謙借入臣家即出沈光世來見臣言曰守謙有二子孰賢乎守家婢必知之矣臣答以不知私自語曰大君外家非士大夫結婚之所何以止之乎適守謙友人李文蘭來訪宋耆亦問臣力勸文蘭止之文蘭果語守謙守謙聽從之乎其時尹絕沈儉之事專出於臣不但守謙宋耆知之上年文蘭以此具由

陳疏俊格之疏罔上甚矣况光世則議論素異年歲相懸雖在同里不數相從渠家之事非臣所知臣雖輕妄豈可自做亮言自言於仇家之理乎俊格所言悌男儀等諸事口不忍言耳不忍聞非嫡之言非臣子所可出口而乃敢筆之於書盡兩尸之下乃敢肆為注脚公然枚舉聖上及儲宮其言之亮慘萬古所無其時俊格或聞此言則何不登時即告而諉以他辭以為渠家仇敵甚多或有威力脅反坐之律不敢上變云若有的確言根則上告之後雖仇家百人安能威力脅乎此皆無實之言而欲以陷人適足以自陷於大逆不道尤極痛心世傳山水秘記行於世已久讖書藏家律文罪重故臣看過而已遷都之說方出於壬子年則數十年前豈能預知而添入乎所謂沈友英者已妻孽二寸也有才藻士大夫皆許待之臣初亦相切丁未冬孽子族李元亨來言曰友英等將心有大禍也欲交臨海令我先往見之我大言折之此輩輕妄慎勿相交其後友英與羊甲作窟驪江其時李義崇將代貝財物於友英等臣止之曰此輩多才不肯舉有田不肯耕行止閃倏縱奴為賊云慎勿待之義崇不從壬子年決秘宗仁等果



入義崇家作賊義崇見臣曰應犀作賊分明若囚應犀而鞠之  
諸賊可得臣曰輦下劫人其終豈止於作賊而已義崇心然之即  
俱見大將李文峯言之未及勅捕而文峯先罷明年烏嶺銀賊  
之發應犀囚而不決義崇記得上年與臣相語者即見李爾瞻  
言其當為亮逆爾瞻招大將韓希吉言之力勸速啓亮謀盡發遂  
致巨匿伏辜 宗社一再安人或謂臣亦與有勞焉其謂交結友黨  
等潛圖非謂王者豈非通天之極寃癸丑年自南方上來果川方  
知獄起路不逢宣傳官何由恐怖乎耕俊所作亮檄諸賊一據取招  
載在推案了無可疑俊格乃以臣自言吾作以為姪子知之作檄  
是何等亮逆而誇以為自作千萬無理皇皇法宮神麗無比上下  
臣工咸願移御何物俊格必欲令逆議居之臣所不言之事公然  
舉之於書其背君附逆之罪可勝誅哉壬子冬下原州之日往  
辭於李爾瞻家韓纘男適在座臣因言樂禍去辛卯之徒必擁大  
君而為亂訓鍊都監堂上必叅以殿下親臣一切勿用西人可也臣  
之言不幸而中於明年欲立議者果有是言哉癸丑秋冬間  
因爭攻造訛去禍根之說相戒不敢出口况自獻心附

之情既以詳知則夫落立革之說豈可向俊格言之之議垂簾之說不忍聞不忍言之事也俊格何敢以閑慢說話恬然問答於累年之後乎自古亂臣賊子何限雖有莽卓操溫之惡其吐亂言亦不若是而忍筆之於書俊格之心其甘為辟陽之事豈可知矣以臣結怨之故辱且及於先王扣心槌骨寧欲與俊格同死於一刃也亮逆恠變豈可人人為之出此亮逆之言者必能為亮檄亮書也近來妖變未必非此類所為自獻欲殺臣身無一不至臣有亂言則自獻何所忌憚不即教告告身及其既敗戮窮則轉僥倖萬一乃有此舉以肺腑大臣若聞亂言而不告則是護逆之甚者也俊格親聽亂言至於禁人婚嫁而挾冊師受已有多年此則逆黨之尤者也以彼以此其罪俱極臣之寃痛到此尤甚臣子蒙恩寵超至正卿目見國勢孤危宗社將顛協謀忠貞之臣直言去禍根以申春秋大義臣之願也乃以積忤於仇家終陷大辟向非大論則自獻何敢為相害之計哉臣之所恃唯在聖主明王令議啓回啓曰俊格供稱許筠事狀具係大逆不道矣臣子所不忍見不忍聞者筠亦以為曖昧種種一手控無非自明之言此間實狀與虛偽以渠等之言決難取以為信渠輩供招中指引

之人不為不多以獄體言之則詰問此等事人可以得其情狀而俊格再  
疏之尾粘付四札中明有許筠筆跡則事有可據筠與俊格為先  
面質筠得實狀然後嚴鞠按律以洩神人之憤答曰依啓又啓曰已  
難則河仁浚奴子禮吉則韓明勛所率之人即同已奴者也大槩奴而證  
主有乖按獄之體鞠問此兩人必無得情之理此獄所斷惟在日時之早晚  
惟此一欵似當更問仁浚答曰河仁浚為先刑推嚴鞠亮書所書及  
粘付人與其間曲折一一窮問得情○乙亥政院啓曰今見禁府公事  
則保放罪人韓義亨以沐浴事下去仁川地本府即廳叅送拿來  
云王府罪人保放後任意出入至於下鄉此實前古所無之事也當  
時不能照檢之罪不可不治請當該都事從重推考保放主人亦  
不無其責請令攸司囚禁治罪從之○右議政朴弘耆甫拜後  
啓曰當此艱危之日如臣碌碌者固不足為有無須待備負庶  
可以資成其猷領議政鄭仁弘年於雖高精神筋力未衰自上  
勉加敦諭豈無齷然之志左議政朴承宗且兼體察之任邊事  
孔棘節制策應日急一日亦宜敦諭使之速出以濟軍國之事  
不勝去幸甚也答曰省啓具悉卿今出仕深用喜焉卿宜盡心國



事以副予謂主○以前日閔仁佶疏下于鞠廳鞠廳啓請下閔仁佶于義禁府仁佶供與其疏同末端云其時臣問元亨曰所謂名家指誰而言也

吾本無相知名家只柳忠立乃三寸姪女婿也指此家而言耶元亨

答曰否也終不明言王令議啓鞠廳啓請並囚李元亨從之○前年

司僕寺正柳中心立秘密上疏曰閔仁佶乃臣妻三寸叔父而常出入

于許筠家極其親密者也仁佶來到臣一家言今此匿名書李

再榮所制衣人有言之者云臣以此說處言于叔父文昌府院君柳希

奮其後臣往妻父家則妻父出去仁佶與臣談話臣言曰自上懸

重賞購得罪人何等有福者能為告此而得兼富貴於一朝也仁

佶笑曰知而告之則豈不好哉為此匿名書者不過嗜利樂禍之人

重賞之下豈無告之者乎仁佶仍問臣曰公與李挺元相知乎臣答曰

不知仁佶曰若知挺元言此說之階梯則可以上達云云臣問曰挺元知

此事之說令公聞於何處答曰吾與許筠女婿李士星同宿一處

話問士星云云臣方聞此等說話之際妻父乃還仍致忽擾未盡

其說翌朝仁佶未見臣曰即者又聞大駭異之言仍語與李元亨

問答之說臣得聞兩人問答之際臣之姓名出入其中不覺瞿然心

動言于仁佶曰此言既發則終不可掩令公豈可視之尋常自陷於不測之地哉令公所聞於李士星之說願聞其終云則曰去月念後與李士星同宿一夜士星言曰吾妻父之事不可說頃日懷慶運宮詩已有云云之說而今此亮檄又有人言大可慮也且曰此檄構草之際應教李挺元適入其處見之云臣顧念此事誠千古所無之變誠臣子死辱之日苟聞其言不即上聞則厥罪惟均故臣徃見妻父之言其曲折妻父亦驚慄不定矣仁佶自元亨家又探前說於士星而來云前檄之事曾聞於士星又聞於元亨人之言至一非意其有此事之真實歟為陳達云臣答曰士星之事何不並入而獨舉元亨乎仁佶曰士星其日所傳之說托以醉酒不肯明言盤問之際必盡其說矣姑舉元亨所言先為上達云臣之所問所答顛末如此疏下鞫廳○丙子兵由啓曰佐即黃中允入直於內曹而推鞫廳以問事即廳入啓蒙允雖當出去而待本曹及政院處置替直以出可矣不待交代經自出去以此軍號重事不得趁時受來內曹非如他司閑局闕內諸事即廳專掌酬應檢飭不得暫刻闕直必待交代出去而近年以來人心訛舛出入任意近密直宿之官如此則外處譏察諸事稽緩可知極為

寒心請黃中允推考自今以後不待交代經出之負繩以重律以重宿衛從  
之○傳曰近來國綱蕩然百隸怠官寒心之事非一至如闕內入直兵曹郎官  
固不可一刻曠其直所而推調不入以致闕直此前古所未有之事也政院  
未及聞知未早詳畫設處置乎本曹係是宿衛重地今後闕直人負依侍  
衛將士闕直之律一一拿推重治○訓練都監大將左右捕盜大將秘密  
聽傳教出去○遣戶曹叅判尹義立工曹叅判睦大欽以冬至使如京  
師○丁丑傳曰許筠自鞠廳下獄時滅火解枷杻而當該押去都事循  
私不禁云其都事先罷後推今後如有用情不謹之事則色都事拿  
鞠堂上推考○傳曰此獄不可淹延推官各別早會雖國忌日速為推  
鞠○傳曰左尹金鑾備邊司有司堂上營建都監堂上勢難兼察  
推鞠廳同知義禁通差其代速出○中使宣傳官聽傳教出去許筠  
妻妾家文書搜來○三司秘密啓辭入啓批答封下特許筠多聚武士密  
請僧軍欲直犯大祀官先發後開王已許之三昌家詞知其叛狀密啓筠假托大論陰  
圖不軌王大駭焉遂下俊格等疏石穴間上則事而三司又啓筠逆狀請並治疏儒於是令捕  
四出蓋筠既與爾瞻爭大論之權而爾瞻又知筠竟不軌遂與柳朴同辭告慶以激其口  
○兩司合啓曰筠身負逆名今當鞠設殺其女子乃逆家所出也當初昭



訓導子該部及漢城府公然捧入至於禁婚豈可以逆家之女入於貳君之側乎請還收禁婚之命當該部及漢城府次知官員並命罷職國家不幸逆獄繼起今此俊格仁侁許筠慶邦等事非出於一二人所告誠前古所未有之大逆也頃日三司累請鞫問宗欲罪人斯得令若不為窮訊得情則國不為國而天理人紀將至滅絕矣况身負大逆敢以前銜偃然供招殊失獄體請許筠為先削奪官爵捕盜大將為任極重如此危疑之日所當盡心捕賊不容私意而金禮直頃因平安道大賊鳳鶴同黨慶邦捕得按鞫箇箇承服則此誠因貸之賊也而禮直壓於筠之抵書清牧惻於韓輔吉假托大論之呈狀公然放送自上下問之後不敢終諱始為入啓其忘君護賊之罪不可不懲請命拿鞫得情近來按獄不忌乍鞫乍停使賊情變詐百出不為直招請自今因晝夜嚴鞫以重逆獄他餘前啓因傳教姑停答曰依啓此時捕盜大將不可拿鞫推考該部漢城府官員不必罷職○推鞫廳啓曰兩司長官徃叅於武科庭試緣舉子數多畢試之期杳然其空諫之徃叅庭試不過糾檢試事而已比之鞫獄輕重自別長官則依前例來叅鞫廳以重長進叅庭

試之意敢啓傳曰允○庭鞫傳曰罪人金胤黃利推嚴鞫慶運宮投檄  
事狀曲折玄應旻以捕盜大將啓辭為先捧招遁書于捕盜大將請放劇賊禹  
慶邦等情由並問于許筠且玄應旻禹慶邦等締結無賴蹤跡詭秘云  
禹慶邦移囚禁府與玄應旻上闕嚴鞫得情更鞫均以俊格跡中曲折  
又以禹慶邦自為身目號召無賴封巾助陳章及慶邦被捉於捕盜廳公廨通  
書赦解前後事狀俊宗直告筠供前年七月全羅道臨波儒生韓輔吉  
慶尚道咸陽儒生朴晏俊廣州儒生韓天挺竹山儒生薛求仁等累慶來  
見曰國有禍根君父方坐水火之中欲陳大疏速為處變以安宗社臣深嘉  
其意問曰爾等住於何處答云自二三月來寓於禹慶邦稱名家慶邦  
供饋至於五六朔欲與一時討逆之人合謀舉義云臣因勸輔吉等相繼陳疏  
去月輔吉未見曰禹慶邦以非罪被囚於捕盜廳將至死城俺等恃呈乞  
放請得一簡徃解之臣追念慶邦欲立大論供饋儒生其勞亦不可忘妄意偽造  
印信似非明火作賊之比即裁請簡付輔吉傳于都事閔藻慶使之督傳大將以  
大論之儒呈狀之故放送矣臣只知慶邦與輔吉為合心討逆之事而已渠示之劇賊  
奸謀無路相知云○筠與俊格面質大槩與其疏辭曲折無異俊格供雖是年  
久之事既告之後但觀事之的宗而已未嘗見以遲告獲罪者也筠之為性

輕薄如猿不問之言不知不覺隨口說道及至今日鑿空而答若為鞠問  
渠性太輕不過一次必為承服筠供如此惡逆之言向仇家隨口吐出尤為無  
理雖謂鑿空而言守謙等俱在豈可誣乎自上鞫問之事渠何敢指揮臣  
所不為之事雖斷股削肌亦不動搖俊格供筠曰因延興得聞宮中事則  
先朝昇遐時頗有殊常之言臣聞來寒粟遍體定氣徐問曰吾家亦戚屬平  
生所未聞而何乃敢說如此之言也筠笑曰虛實何関但欲為罪云云渠本  
俱南無物可比故如此亮達之言之而無忌憚誠為痛心筠供渠雖曰年少若聞  
此言則何不登時即告乃於其父獲罪之後構虛誣告其心非怙然於為逆  
者豈能吐此言乎先王昇遐之日兩宮各處其間妃嬪衆多萬目所視昭不可  
掩俊格做出無形影之言欲陷臣身以誣聖上渠之罪不容誅矣俊格供有偏  
斯石之說渠家議論本自悖戾渠以為臣家洞知渠之情狀故畏之他人豈有畏之  
之理乎筠供有偏斯石之說臣先老病為沈喜壽一竹教誘有此言其時臣力不得  
至通於水旨浩慶臣使之還給則喜壽一再勸為之比亦臣所知乎俊格供筠與必无  
金公諒妾一行為之事問於曾浩則可知筠供義昌成婚之後臣長在外方不得與  
公諒相接臣妾與公諒妾相交之迹公諒及其妾尚在問之則可知不幸與自獻  
議論不合大論一教之後自獻先上亮劄自速其罪非不教怨上歸咎臣身教唆



子構陷臣身俊格供筠無異於不識人事之小兒顛倒扶安衆一併共知而以臣為  
兒童故亮達之言無數致說到今固諱心獻對辨欲為赴遼而獲免渠之情狀  
豈不顯著大論者朝廷之人論豈渠逆賊之所得主張乎乃欲攘朝廷之論圖免  
己罪一則可哂渠本平生未詳清顯故每欲卒富貴敢為如此亮謀渠又坦率  
無威權雖微賤者待之如敵已渠又好亂樂禍者終必為國家患渠之所答皆是  
強辨為供俊格千言萬語皆是遁辭今此亮言不即上告已失臣子之義况以無  
證之言欲為羅織之計其計則亮其心則愚天鑑孔昭渠豈敢逃王令議啓○  
刑訊金胤黃河仁俊各一次不服○鞠高慶邦慶邦供臣壬辰討賊以軍功蒙恩  
為加設訓鍊院正上年七月上言李榘稱名人謂臣曰我王不共待天之能言有之臣甚  
曰三司廟堂不能為之草野儒坐上疏則好矣臣與朴夢俊薛承仁韓輔吉欲為  
上疏而既無製表疏之人又無考證之處偶於許筠家因金應珍以李榘野制表疏  
草呈於許筠筠開見曰豈偶然哉比何如人也臣不言臣名只舉朴夢俊等之  
名而言之許筠即為正草使夢俊等呈之其後朝廷館學齊發大論許筠  
家名士多會如臣如奴隸之輩不得盡於其類故不得見許筠矣及臣被捉於捕盜  
廳以印信偽造受杖不得運身臣曾識鄭之問之問亦受簡於許筠傳于  
大將云臣見玄應忠且又於許筠之家只二度而已許筠則一為望見既不相切

無一言附耳吐說為其耳目千萬無理但於上年八月以非文非武之人教為上疏之罪則有之號召儒生內外協宣云則臣所知朴愛俊薛求仁韓輔吉輩此乃鄉產庸僕豈曰儒生乎此人等聞他譏侮之說盡為下鄉矣○鞠亨應旻應旻供臣以許筠外家輩孳以書吏差受東班職依接筠家其家所為果為悉見而知之去年以金軫事證累月囚禁前年保放到筠家則一面不知儒生等出入其家皆議 西宮廢黜之事微賤之人不與其事而見許筠日夕出夜歸問之則曰吾往禮曹判書宅議大論而未儒生輩皆以不文之故許筠致書疏草以給或改其文字者不知其幾臣告許筠曰如此儒生廢雜之輩何以詳知乎曰有僧還俗禹慶邦者召來至於河仁浚則有名館學日夜來會所論不過

西宮事別無忘君負國之事其間專無姦謀至於 慶運宮投矢一事以上

年閔仁信等十餘人自明上疏聞知南大門識書榜金虎門投書西南

大門掛榜則所謂匿名書何由知之禹慶邦則今年出入許筠家雖暫

相知其人行止專不得知禁府橫走則臣受許筠衣食依止資生筠既被囚寧

有不徃之情理○傳曰金闔急急拿手囚○傳曰疏辭更問于閔仁信仁信供

李元亨以為克儆之言臣聞於許筠云故不小之事不得不上達李士

星則以傳聞之言傳之故雖曰大事上達為難柳忠立乃臣一家之人故言其

所聞於士星之說他日亮撤必為現出故李元亨問登為先上達○  
禹慶邦玄應昊等各刑訊一次不服○傳曰賊筠曰未暮前為先下獄令禁  
府察為○以柳希聖教為同知義禁李偉卿兵曹叅知鄭道司諫柳昌文兵  
曹佐郎○戊寅校理李塔上疏曰臣頃膺專對之命遠赴萬里之外依朝廷  
分付渴誠陳達以緩軍兵渡道之舉自以為庶不辱命而不料訛言先播做出未嘗  
一松之說目之以失對致勤嚴教一松之號沈喜壽別號也我國之人雖或稱之  
經畧以天朝大官不舉其名而稱以別號必無之理也况經畧以軍機緊  
急之事左酬右應不勝其紛擾則奚暇歷數外國陪臣盡問其存歿也臣  
之行禮時經畧溫辭款語從容指揮送別之時贖以銀兩給以牌文丁寧誨諭  
極其款洽則其所謂作以假的之語未知何所據而云耶臣雖欲飭辭而瞞啓天日  
在上後來使臣之耳譯官之口其可盡掩乎臣既不能回經畧之心又有此意外  
之謔舌臣不可冒居重地伏願特命鑄削臣職答曰勿辭

塔思蠢人也冒側清經至

於奉命衙門經畧問以我國舊臣有無仍問汝知一松公乎塔對以不知經畧曰汝非真學士也  
蓋沈喜壽曾為經理接待使其號故也○幼學張應翰秘密上疏曰有一老賊潛伏城中

與無賴之徒克謀秘計無所不至而人不能覺使二百年那家幾致顛危而殿下先  
燭賊肝罪人斯得豈不幸哉朕去草草不去根終當復生筠之為賊豈獨為哉與



李乾元李國亮等援引同儕日會筠家假稱大論有日于茲當仁浚下獄之日  
乾元等劫教儒生偽作方外諸生伸救仁浚之疏欺罔天聽豈非賊人誤國之類耶  
如此之黨若不並除則亂萌不絕此賊之輩請為先拿囚嚴鞠取情以懲亂國之罪疏下  
推鞠廳議啓○傳曰今則親鞠仁政門外度鞠進善門內為之○傳曰金闈當賊  
筠下獄之日使其吏卒解筠枷杻項足鎖無人不言昔在 世祖朝經歷南用信以罪項鎖  
稍解之故至用極刑闈是何人不有王法擅解送魁枷鎖手護送之罪無異於送賊充  
與賊筠有同一身則九筠所為無不知之當初筠被拿之日以打破獄門奪去賊筠大言于  
衆中聞者莫不駭憤奪去將欲何為情迹極為綱終並嚴鞠得情○傳曰賊黨極多而  
朝官多入故亂逆之徒公然投石打破鞠廳門扉及擣卒之頭是已為無君之國此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此後克計不知如何推官勿為犯夜罪人亦勿下獄親鞠庭鞠罪人列置  
處多定武士及砲殺手十分堅守夜間關門外令捕盜大將嚴守巡邏譏察非常  
網漏諸賊一一捕捉堅囚又傳曰罪人上下關時多定捕盜軍官砲手軍士嚴加譏察  
如有橫走荒唐唐人二捕啓○弘文館副提學鄭造直提學李益燁修撰李慕副修  
撰崔濩上劄畧曰天生一怪物許筠嫁禍於二百年 宗社前後克秘之狀人人莫不  
心自痛而口不言耳幸而今者天心默祐罪人斯得舉國歡忻奔散還集可見  
心之共憤天下之同惡也筠一生所為萬惡俱備亂常悖行無復人理居喪畜娼見棄

人類興妖造讖乃其長技貪亂樂禍猶恐不及初結弘老謀害東宮乃與耕俊  
又作亮檄之說狼籍於俊格之疏 西宮投檄語極亮悚萬端送狀又致於仁信  
之告弘老腹心之說亦出於李覺之疏員此惡名假息覆載未對辨前猶是大惡  
不道之人也而頃於詔訓揀擇之初敢生僥倖之計圖捧單子於該部使其女子  
翱翔乎街路出入乎宸嚴其輕蔑朝廷侮辱君父之狀孰不駭憤哉自知其  
罪難免顯戮死中求生無所不至假託大論圖逞亮計內聚妖儒排日投疏  
攻擊三司不遺餘力請斬大臣惟意所快外結無賴多聚物貨及其現捉馳書  
大將力救偽造御寶之大賊是可忍也將欲何為攀緣宮掖圖免其死僧徒之  
謀危作亂國人皆曰筠之所為登山夜呼者復出都門國人皆曰筠之所為琉球  
優健言之兵來歲海島之說國人皆曰筠之所為情迹未著雖不可以此必以為筠  
之所為人心難評亦不可不以為筠之所為也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未有如此賊  
之交亂踈踉之至此極也孽既自作刑豈可追請為先削奪官爵嚴鞠  
得情亟示常刑以快神人之憤答曰依啓 此大燁等欲滅口之計也然特筠欲犯

西宮多唱妖說恐動都民都民多潰散劇中所論皆其京狀云

○金胤黃履膝不服

河仁浚屢膝次洪稱南大門掛榜則不知何人所為 慶運宮投檄之事  
常以為憤而許筠今於獄中同問語臣曰禹慶邦閔仁信玄應且是被囚應是

則必不言之李士星必然就曰士星則必且言之云云若問李士星則必言仁浚  
疏內克檄之事南大門掛榜亦必克檄一様脉絡○鞠元悰悰供臣與賊筠自  
少相知不為不切前年七月適往見筠語曰禍根不可不去而人無明大星我討君  
雖言汝亦可與為乎臣聞言義之教異性六寸弟尹惟謙上章請討自是之後  
臣頻頻往來議定疏意勸起館學以振正論如斯而已及聞筠被逮必以  
為與奇對辦之事也入鄰家望見其入鞠門而去下獄之後只見筠家  
之人打破門棄賊筠堂臣子所可言乎幽暗之中猶不敢言况大言於衆  
中乎若使臣身死於大論則死無所憾括出不軌之言加之於身雖死亦  
不瞋目矣臣於鞠廳門外過去時只見許家許家李士星李文蘭而已若  
問於此人則可知臣情狀棄賊筠於鞠門置之何處乎雅欲為之其可得  
乎○鞠金園圍供坐起罷出後吏率帶寧歸家其間罪人下獄時如是  
為之之事萬萬無理帶寧下人及罪人一特進去之人皆在一一拿問則  
真偽可知○河仁浚許筠面質仁浚供歷歷時所供豈為虛語乎今  
月初十日往韓明昂家過見克榜慘不忍見歷見許筠道及克榜則  
筠曰吾儕之幸也前日被囚與筠同在一間一日筠聞仁信禹慶邦  
玄應旻等被囚勃然憂色曰奇威面質辨之不難而禹慶邦等事深



憫焉閔仁信被囚必告李士星宥檄之事玄應旻則死不為雜言李士星禹慶  
邦則必不堅忍安有如此之事乎所謂宥穉吾儕之幸云者未曉其意○  
辛光業供玄應旻來見因言曰許筠之事不過以仇家上疏至於此極司  
諫代入勸廳云未可萬分圖之耶且問勸廳堂上某某人爲之即以某某  
答之雖知宥穉護筠之說所當峻辭絕之而却念陰賊之筠聞此峻絕  
之言則恐有他日構陷之禍故權辭答之曰廳中之意若以救解歸一  
則吾獨立異乎其間曲折不過如是而已○勸李元亨元亨供上年李  
再榮來言曰許筠言于閔仁信曰西宮元檄乃是李再榮所作云仁信將  
此說言于文昌文昌言于成佑吉佑吉言于俺云云其後閔仁信問于臣臣  
答以再榮家在不遠往見再榮問之則可知言根只以再榮所傳之言問于仁信  
而已○勸李士星士星供閔仁信以妻家遠族出入其家時時相見自無相切之公  
雖尋常小事難與開口况亮檄是何等大變而有若闖漫說話泛然傳說乎  
但其時奇相劇中有何許人及許多說話等語故人皆言此必是許家所為  
臣常曰此妻父何狀人人間奇恠之事皆歸於此家乎仁信必聞此言因為誣  
飾傳說於人家身臣與許筠名為翁婿其為人恠誕臣常鄙之不與相愛  
彼雖宗有如此亮惡之事必不向臣開說何從得聞而傳說於仁信乎仁信

既以不知不聞上達而後變其說詐幻莫測云○己卯兵曹判書柳希奮  
秘密上劄又議疏事啓曰省劄具悉當令議處此劄下尊守宗都監議處  
○合司秘密入啓新啓即見亮徒顯出文書亮謀大殺此誠萬古所無之  
大逆而皇天默祐罪人斯得是宗不幸中之大幸也自中必有屬望王推戴  
者請急速嚴刑賊魁擣殺正刑令曰當議處秘密事封下○兩司合啓  
連啓請金禮直拿問得清新啓罪人金閔一生為逆陷腹心大小謀為無  
不相議此乃國人之所共知頃者賊筠之被繫也公朕之庇護至使下人解其  
桎梏其心之無忌憚已不可言至於下獄之時俊格奴子高者大呼曰同是罪  
人吾上典則何獨不脫枷桎乎此則非但金吾下人一時洞知都下之民孰不知  
之聞也昨日供招之時六日在上教生隱諱之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欺  
君黨惡之四非不可不嚴訊罪人元惊之於賊筠大小謀為如出一口其間秘  
密竟謀不可不先問罪人辛光業亦與賊筠相為表裡凡有所聞莫不  
潛通人人之致疑久矣頃日賊筠之被囚也以獻議時盡力之語密言於應夏  
至於現捉書札自前堂送之迹到此無疑請並為先削奪官爵嚴刑得  
情答曰金禮直已為推考此時大將不可拿鞠金閔等事當議處先削官  
爵○兩司合啓曰近來邊將守令貪婪虐民小無忌憚至於方伯連師忘

棄職事不修軍政備局之請遣巡按御史其意宗深所當擇其有名明士風力  
之人以重其圭貝而新除御史朴守緒素無履歷且蔑名稱今授重任物情驚恠  
請命遠差其代各別擇遣答曰依啓○傳曰薛求仁朴夢俊等惡速物色跟捕  
○捕盜廳以慶邦家搜得雜文書及奉鶴家所藏塗朱陶器甲子刻木軍目  
一紙決死盟文一紙朱土一塊封入仍啓曰軍目末端一等云者極為兇慘敢啓答曰  
此軍目所付各人令捕盜廳為先惡惡跟捕外方則叢遣都事拿來而一邊下諭于  
所在各官使之物色械送○傳曰謀逆天下之極惡豈人人之所同叅知之事也况  
職厥巨魁罔治脅後乃帝王安反側之道也此誠今日之所宜法者如泛然相知下  
賤之人則不必一一盡繩以重律惟當平允明審只不使賊徒網漏可矣○傳曰西宮  
之事朝廷自當議處設或有膏義之心自可上章陳戒而已慶邦等何敢會  
書盟文各持一張取黨謀亂乎其外托西宮乘時作亂之計必有僞情同黨腹  
心聚軍謀逆曲折一一鉤問期於得情閔仁佶每以李升榮舉論塞責其有  
隱諱無疑以柳忠立疏中之辭詳細更問使之從宗直告如不以宗納招嚴鞫  
得情○傳曰許筠何不以玉堂劄論之罪議啓手速為議啓○加刑金胤黃承  
服供稱前年正月十八日初昏筭過軍咒寺橋以克檢親給曰汝持此矢置于慶  
運宮有若自外射入者云後十九日入審其夜投之二十日朝拾納當初投矢之時筠



不言他曲折矣○河仁浚壓膝次承服供稱今年正月黃廷弼以朱紅書匾名譴書于  
白紙半幅其書畧言李爾瞻金闈許筠等謀為叛逆多殺人使主上為不善今神兵  
大舉將殺李爾瞻以下河仁浚閱藻黃廷弼等今後乃少緩則可免禍矣書曰神  
將而其中押署其事與南大門亮書書豈不同乎其時共見此亮書者任徵之閱  
藻李營也渠等見後潛示於臣臣見後掉頭出去其中辭說非止於此而忙  
不盡記黃廷弼之為腹心於許筠者非止於其婚李士星而已故昨日供辭以  
為此事與慶運宮亮檄一樣脈絡許筠豈有不知之理乎其日往韓明鼎  
家有客三人來坐臣寒暄畢出亮榜之說而其客亦曰吾亦即見亮書慘  
酷云云今以獨見亮書為甚危唐故不得不告坐客之名問於明日則可知許  
筠為此亮書而並書其名者以此亮書欲恐動都民而混書其名於李  
爾瞻之列欲使見之者不疑渠之所為以為滅迹欺人售亮自脫之計黃  
廷弼亦自書其名者是亦許筠自書其名之類閱藻亦不知此事而名在混  
書之中矣大槩亮書許筠為之字畫則似是亮應日文之筆付榜則似是  
亮應日文黃廷弼何以的知朱書曰亮書黃廷弼自當知之廷弼與筠締結故  
去庭誠時及今會誠初場筠亦製衣文俗之石以臣為同叅亮檄則極為曖  
昧○鞠黃廷弼廷弼供今年正月在西小門外曉起便旋出門見有朱書

小紙開見則以真書書臣名下以謔文書曰汝與河仁浚閔藻金尚夏鄭  
昕督發五部所居儒生同叅館學大疏若終如此則汝父母墳壙田着找汝  
所居屋當放火汝下鄉時要路射之河仁浚閔藻鄭昕及名士處亦以  
此意告之禮判處亦言之今若不止汝死有餘罪許筠為大論促迫館  
學駭為異五部儒生古亦有如此時乎云云見即驚駭以此匿名書示于  
李堂河仁浚曰此必是嫉吾為大論而為此書也此事何以為之李堂  
等曰知而不知仍為大論可矣此凶書豈可上達宜即付火遂焚之厥  
後河仁浚為館學掌議臣因事辱之以此深嫉臣身南大門亮榜及  
許筠亮謀全然不知○推鞠廳啓曰尹惟謙黃廷弼等與筠最為親密允  
其謀議無不相知武士金時亮筠奴子石乙漢稱名者驍勇絕倫事狀  
極其網繆此四人請令捕盜廳急速捕捉囚禁役之又啓曰賊人禹慶邦亮  
書中有憑覈之前日入內慶運宮亮檄南大門識書及今此南大  
門亮榜請並命暫下答曰知道○推鞠廳啓曰金胤黃河仁浚等供  
知此罪人斯得一國之慶也胤黃仁浚俱以賊為同黨既已承服則賊為更  
無可問之事而質之舉固不可施之於如此之類請依律文結案取招以正  
邦刑答曰只以胤黃等承服結案取招則近日聚黨謀逆之事不入於

結案中乎然則只以亮檄等事正刑乎更為詳議以啓○傳曰仁浚  
所供紅書匿名書一所在家·家置曲折及亮榜書寫人及付榜人並更問  
于胤黃仁浚詳細書啓賊均多有可問之事不可經先正刑胤黃仁浚  
供辭玉堂劄論之事及腹心同黨推戴之人一一更問以啓又傳曰射榜付  
榜者何意乎且亮檄中所書匡山以下何人乎末端大將軍鄭云云者  
亦何人乎此曲折詳問于胤黃仁浚其行亮情節俱已承服今若抽出  
承服中事意逐條問及於賊均則自知邦刑之難違一夜之間不無自盡  
之患姑待明日盤問○弘文館秘密上劄批荅封下○捕盜廳啓曰前  
副正洪衍箕以武班為賊筠腹心晝夜同·家大小亮謀無非此人之煽釀云故  
捉囚矣傳曰拿囚河仁浚黃廷例大緊招服亦相推諉獄情未究而鞠廳急急啓請  
欲並誅許符此有稽·完獄之大緊也此後受刑之人不過一二次致斃充相徒其陰秘之狀可知矣

庚辰合司啓曰之前古所無之罪人昨日斯得高肉之刑經宿未正人心憤甚心  
而沮喪逆倘竊笑而增氣古今天下安有負此大惡而得延亮喘於是刻  
之間哉今日人臣折言不與此賊俱生此賊若不懲示典刑則臣等當伏共戴一天之四罪  
請命亟施邦刑以快神人之憤荅曰當議·家○合司秘密入啓一再啓請正賊  
筠典刑荅曰親鞠命下則自當議·家何如是瀆擾乎勿為煩啓秘密



事封下三啓答曰姑待處置勿為更煩○弘文館秘密上劄傳曰王堂每於夜深後進劄今後趁早入啓事言之且近日在多事只軍國急務推鞠營建大禮邊報緊事急事外如呈辭推考等項不緊雜公事限此獄究竟間姑勿入啓○政院啓曰逆賊許筠等正刑後告 廟陳賀等禮請次第舉行

傳曰令禮官議處

續男之啓也

續男惡上此論仍為上尊號之請以掩同黨之迹且虎獄

事○館學儒生宋錫圭等上疏請大施乾斷亟斬逆筠明律正刑嚴鞫逆珖

以快輿憤臣等數三人久離芥宮恥與兇徒同伴今當義理之復明不勝血誠

之自激敢此煩瀆答曰疏辭且悉退去讀書修身事君勿為浮議○傳曰近

日鞠廳所問之事頗多疎漏金胤黃河仁浚所供之事亦有更問之端不為詳

細鉤問先請賊魁之正刑極為不當今後九罪人所供之事更加反覆詳問且

賊筠所犯雖只充機免書而止亦當反覆窮問盡得其情然後以正邦

刑况近來謀逆聚黨登山夜呼使都民潰出奔波若避烈火猛獸之在其後

誠萬古所無之大變此事非但王堂劄論也國人無不知之其憑托 西營

號召中外無賴兇徒刻日舉事再三飯僧情迹綢繆之狀自上聞之亦久而

無一人上變者蓋由近來上每治告變者故國事至此豈不痛心乎為賊所

犯各項一一嚴鞫後快施王法可矣但兩司之啓如此更加詳議以處○

傳曰九罪人鞠問時屬望推戴人依兩司所啓一一詳問俾無隱情○王  
御仁政門親鞫右議政朴弘考禁府堂上李甬瞻尹銑尹壽民柳希發  
大司憲南瑾大司諫尹訥承旨韓續男俞大達鄭宜鄭達趙有道汪  
書韓惟翔假注書郭天衢朴造問事郎廳裴大維李以江朴宗由黃  
中允都事金縠朴惇生成弘憲孝孝入侍禹慶邦玄應是又以次承服應  
旻供云前後亮書比皆臣所為非筠所知但正臣刑而已筠之死宗完  
王問亮檄事意供云此不過眩亂之計豈有事宗乎朴弘考以下啓曰  
賊筠行亮事狀禹慶邦金胤黃招辭已現始見亮檄則口不可道昨日  
稽刑已極遲緩目今上下人心憤查討已久罪人斯得國人稱慶請亟  
命正刑王命李甬瞻進前教曰正刑則宜速矣但問可問之事然後  
正刑何如甬瞻曰徒黨皆服別無可問罪人斯得都下懼躍意謂  
即當正刑遲延今日衆情鬱抑 有何更問之事乎朴弘考曰謀  
聚徒黨事有真假大論為假而謀逆為真也結案捧招時將有  
現露之事矣韓續男曰謀聚僧徒登山夜呼使都下涵懼特餘事  
耳 昨日稽刑今日亦然則恐人心自此涣散南瑾尹訥曰稽刑至此人心自此沮  
希發曰失今不刑恐人心自此涣散南瑾尹訥曰稽刑至此人心自此沮

畏恐有奸黨不測之事王曰非曰今日不為正刑欲於問後正刑爾贓以  
下同辭啓曰今若更問渠必出是刻偷生之計更設亂言都下人民  
恐不得鎮靜王終為羣下所脅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爾瞻續男輩一恐均聞  
兩賊因更鞠供宗則渠共車之前後克謀敗露無餘同嬰女族戮使其腹心潛語筠圍曰忍  
過須臾則終必脫免且筠女方將選入後宮保無他患百般唆誘而其計宗故以二賊焉速寤  
辟以城口也及入侍親鞠王欲鉤問情狀則爾瞻輩自違道不知所出與其黨類蔽伏於前  
同辭脅迫奮志爭抗使王不復鉤問王不得自由既從其請爾瞻之共車遽令曳出筠賊  
筠被迫出始覺見之大呼曰欲有所言勸厲上下佯若不知王亦無可奈何任其所為而已○  
逆賊許筠河仁浚玄應曰是禹慶邦全胤黃正刑于西市命百官序  
立許筠初不刑訊不捧結案只舉俊格之前後疏中免認曲折及教誘全胤黃以克撤約失  
技於慶運宮中南大門克榜仁浚謂筠為之潛聚僧徒謀為依亂登山夜呼脅出  
都民琉球復讐言之兵來藏海島之說皆筠為之前後克謀胤黃仁浚圍箇水服罪均均  
以未承服不可為結案擲筆不押左右迫令着之○賊仁浚同參克榜罪○賊胤黃又為賊筠  
耳目腹心晝夜同處凡其行事無不叅知南大門克榜應曰文書之登山夜呼應曰又為之之  
說出於筠妄秋蟻之招罪○賊慶邦軍目列書同黨姓名又為結死盟文典韓翰吉等結為  
死交陰謀克計莫非賊筠指揮甲子刻木尤甚免叅同叅送謀罪○賊胤黃聽筠指囑圍口送克



計以亮檄裴夫投于慶運宮中罪緣坐籍沒破家猶澤罷其守令降其邑號

奇自獻聞錫死曰自古無不刊記不結案直捧拓就刑之罪人他日必有異論云○鞠金大河水

河供黃廷弼處匿名書變見之則儒生等稱以伏閣謀以管恭弒其時見之

者別坐鄭桓文臣鄭昕招問黃廷弼使納其書則可以知之臣則與許筠

不切筠之腹心則元悰黃廷弼十哲等李宣朴時俊金廷亮任振任投金璣鄭

周翰李松壽丁有浚與臣面質則可知臣之曖昧而筠之腹心同黨及推戴者

亦可知之云○刑訊秋蟾筠之言妄也承服供稱慶運宮亮檄亮書南大

門亮榜筠比日自為之亮逆之事則與應昊同謀付榜人則應昊常常

往來此必為之推戴曲折不得知之每言義昌君人皆欲推戴玄應心昊

及張應心麒等言之筠之為謀逆今已三年呼出都城中人盡出之後其

為設計必有所以而不知其謀率僧軍砲手以八月為期舉事則

以十五日為定云○大司憲南瑾大司諫尹訥啓曰義昌推戴之說顯

出多口雜見文書請並速拿問大臣朴弘考推官李爾瞻以下啓

曰義昌推戴之說發於奇俊格疏辭故當初既為問目即今又

出秋蟾之招臣等待罪推官一折當經請拿問而未及發論其室

諫非之惶恐心待罪答曰義昌雖出賊口豈有知情之理乎南瑾等

又啓曰義昌之說屢出如此請速命拿鞫渠家奴僕知幾盡逃  
不趨處置恐失事機 宗社為重私情何顧朴弘者以下齊啓如前啓

曰只得逐黨可矣義昌何必罪之南瑾尹訥允五啓不從仍傳曰速罷  
南瑾又啓曰顯出無疑不敢將順在庭臣僭廝養下卒莫不聞知此而容  
護何以為國以此罷鞫都下必擾答曰勿為強爭瑾訥又啓曰此而不  
爭何事可爭若不得請則臣等不敢退答曰已諭毋煩又啓曰事在必  
鞫何謂已諭斷不保全不須牢拒答曰今已夜深勿為太煩○辛巳進  
士金瑛吉上疏請先鞫問事即廳李滄故落緊語之罪次治三司  
知其故落緊語而不言之失疏下推鞫廳○合同秘密入啓又啓曰義  
昌君璠以逆筠一家之名在奇俊格疏中而連出於各人之招自古  
人臣負如此之罪而保存者絕無焉可頃刻置置而不問請亟命拿  
囚按律定罪答曰此非可從之事毋庸強煩秘密事封下○兩司  
合啓曰罪人金閻元棕金佑成於逆筠四身一心允所大小謀為  
豈有彼此淺深之殊逆筠既已正刑此輩當一體服刑而金  
閻則只以逆筠解枷扭之微罪被囚物情莫不憤鬱請金  
閻元棕佑成一槩照斷以快神人之憤答曰令推鞫廳議處

○兩司啓曰修撰李江與罪人金佑成尹唯謙親切莫比而今為問事即廳非但稍存形迹渠有所未安外議亦多以此言之決不可晏然察任請問事即廳即命姑適答曰依啓○傳曰推戴之人所當窮問於廷魁矣推官力請勿問施刑之後乃欲以義昌據定請罪予竊恠之今後入侍臺諫只陳物情而已勿為狃執累啓○合司再啓義昌君琬請命拿鞠按律定罪答曰已諭休煩○幼學子金光啓等上疏國運靈長將絕復續忠貞不死克逆伏罪比皆殿下廓揮乾斷誅戮充魁上慰祖宗之靈下答臣民之憤偉烈顯謨卓越之前古重恢大業正在今日徽號將加若闕此功何足以盡摸天畫日之下誠乎亟下臣疏于廟堂懇懇議處毋使頌德歸羨之舉有所欠缺○弘文館上劄論秘密二事批答封下○侍講院上疏曰推戴之說出於逆招豈可使逆璫假息於覆載之間請亟賜乾斷快施邦刑答曰已諭于三司矣○傳曰明日陳賀改擇日○親鞠刑訊黃廷弼杖三度承服供稱推戴事筠初以推戴義昌為計而後則筠欲自為之未為決定當於李以江金闈元惊處問而為之云問於李豈李國亮則可知闈惊說去筠則輕妄當推戴義昌去去臣當初則只知筠為大論而不知為謀逆之事故常常往來及知謀逆之後欲為告變而恐以為同叅故



不即告變舉事則不言其某月某日而九月二十日當為功臣之說言  
於李萱李國亮及臣處筠均則當自為吏曹判書云云腹心同黨則  
李萱李榘尹惟謙李國亮崔光弼李乾元金尚夏河仁浚崔尚  
質李松壽康皞如金尚立任報朝官則洪衍箕元棕金闥李廷  
其次以夜相從之人任德後任慶後常人則車克龍金業良  
劉同知宋叅奉稱名人則元棕知之武士則時任定州牧使此外  
則元棕金闥盡知之金佑成主論於其中鄭之問與金廷亮為四  
寸妻甥故凡內間事皆通言其如彼如此筠當自為吏判魚大提  
學子諸儒當盡為及第如是說道官爵列錄冊子闥棕任德後家  
有之臣身則只云許叅切臣筠常曰韓景緒續男字令公可用之人  
也其餘某人為政丞某人為某官則棕闥慶所有冊子見之則可知  
南大門亮榜則許筠言河仁浚付之所作人所書人竹均皆不言梁泓  
叅奉稱名人許筠所為無不知之今年會試竹均亦借述亮疏舉  
事曲折不為詳言於臣處問于闥棕則可知尹惟謙李榘李國亮金  
尚夏等四人與筠最切言於臣曰事已盡成不可退去若退去則當有  
滅族之事臣問於元棕金闥則答曰事已盡成而慶邦則勾管平安

黃海軍兵金業良則勾管許筠金闥銀化員存本取利金羅道則  
金闥曾經羅州收使得人心故使金大河往誘羅州軍兵則羅州之  
人必從云舉事之後筠必欲先為吏判兼大提學收拾人心或官爵  
或及第如此三年之後則盡得人心當為秉權何爵不為南行相切者  
金佑成梁泓而佑成之言筠盡從之佑成為其腹心李注則相切而已舉事  
節次則以臣為輕不為盡說只言九月二十日大功臣出其官爵冊子元惊  
家有之金闥持去與不口不得詳知其冊一件許定持去于江陵筠自言  
之臣問筠曰何以出功臣乎筠曰大論成後為功臣雖不成至於死境則  
當舉事而亦為功臣云云筠曰平安道軍兵盡為入送之後京中  
空虛而庭試及第盡為選出留置都下令舟師大將名不記與洪衍箕  
等教誘武士而用之如此朕後京外合執事可成矣李注及臣言于  
筠曰如此而若事覺則令公雖免捕捉吾等以不叅緣由或為陳情  
或為告變矣筠曰文書盡焚則汝何以為之臣曰當以口言之筠曰  
口舌則不可信云云朝臣可殺者則筠常曰奇俊格奇秀也致吾借  
述為及第而與吾不同心可嫉其所嫉者黃德符及判義禁欲捉  
我故嫉之甲子事則禹慶邦與韓輔吉相切必知之柳希奮常言

亂將出矣故筠常嫉之臣問之則筠曰出者出之存者存之吾則  
汝出時偕出云矣○刑房承旨韓纘男以名出賊口出去傳曰命招命  
招不來傳曰更為命招黃廷弼問目入之王命都承旨進前曰觀比廷  
弼之供辭語多不實許筠豈欲止於吏判兼大提學而已且賊招例以腹  
心為諱嫌怨為黨更加詳細舉事曲折科科鉤問韓纘男曰廷弼  
承服即捧結案手荅曰明日捧之推官以下請速捧結案荅曰捧  
結案後經夜於獄中事體何如韓纘男曰廷弼自知必死不無經整  
之患令都事明火達曙矣○刑訊元惊一次不服更鞫金闥不服  
○壬午合司稅密入啓請拿鞠義昌君玠按律定罪荅曰已諭休  
煩秘密事封下○合啓送賊閻惊佑成於送筠四身一心大少謀為  
無不與同昨日廷弼之招畢露無餘請亟命明示典刑罪人李廷  
興賊筠相切之說既出於廷弼之招請命先削職名荅曰凡罪人  
取服正刑例也豈可經先行刑乎自當議處勿為煩論李廷事  
依啓○傳曰告廟祭文中推戴義昌事畧為添入其意似當  
更察以處○右議政朴弘考上劄請敦諭左議政朴承宗使  
之出仕及賊筠結案行刑外議以為未安惶恐待罪荅曰省劄



具悉勿為惶恐待罪○合司再啓請義昌君琬合手鞫按律定罪  
峇曰只削勳三啓峇曰已為削勳毋庸更煩○傳曰罪人黃廷弼  
只受三度而承服則別無杖傷之事遂以病重氣絕入啓此前所未  
有之變也當該都事月令醫負間直羅特等並拿問○副提  
學鄭造上疏曰罪人李蒞即臣妾女夫也昨出賊口今方拿囚臣  
不可仍冒玉堂之長請命錫削臣職峇曰勿辭○賓廳臣柳希奮  
李尚毅李時言趙挺柳公亮李慶全金蓋國張晚權盼啓曰  
允按獄之體必須嚴鞫窮詰使充送事狀一直招無一毫隱  
伏之情然後結案行刑是國家金石之典古今通行之規也賊  
筠反逆之狀雖出於諸賊之招其充謀秘計施為曲折或有同  
黨之所未盡知而渠獨知之者非但不為窮訊渠所欲告之言  
亦不捧招至於自上欲為窮問而鞫廳強請勿問甚諫累請經處不  
問一言不下一杖遽加典刑使亮逆之謀不得畢輸於天威咫尺之下  
古今天下安有如此治獄之體乎賊魁已無及矣餘黨尚在今若  
嚴訊可得其情而端緒稍出輒請行刑欲以處筠者處之猶恐言  
出於其口臣等實未曉其意也今後罪人推鞫一依常規其亮謀

逆狀允所施為嚴訊得情以快神人之憤以解中外之疑不勝幸甚  
且人臣名出賊口則所當席藁待罪而偃然叅鞠尚據刑房之任罪人  
受杖三度經斃獄中未免綢繆之迹而無一人為殿下言者衆情之感  
憤固其所也臣等適來備局竊聞獄事之緒餘思效沐浴之義敢此陳  
啓荅曰啓辭具悉但卿等苟有所懷則陳劄可矣不須馳名來啓也韓  
續男因上命察任勿為煩啓使之安心察職○弘文館上劄秘密二事  
批荅封下○親鞠更鞠韓義亨 慶運宮投書親自覓納所謂投書處  
非外人出入之地其間事狀極為綢繆况假託尹敬生夢中說話至於  
偽著 太祖署押大逆大道亮惡罔測萬一敬生親授亮書有利於己  
則所當親告而使義亨傳納至為亮詐其終始曲折嚴鞠得情刑訊一  
次不服○傳曰假託大論雲集多士聞風而從者豈必皆逆的是黨逆  
者外詳察止捕○正刑逆賊黃廷弼死屍于西市命百官序立廷弼受  
刑三度下獄有明日更鞠之命 故爾瞻 續男等潛使人殺之以滅口 癸未

傳曰諸宰雖為未啓親臨推鞠事體極重何以經先出去不為捧招乎極  
為非矣刑房承旨推考急速命招察職○傳曰兩司不為避嫌則推官早  
會若兩司避嫌則越早來啓勿為退去仍在閣下待命刑房承旨速招察任

○大司憲南瑾大司諫尹訥啓曰臣等只知罪人之斯得而請行正刑不料假此構捏者在後也鞠廳三司請罪送琬累日備局諸宰尚無庭請之舉及以傾軋臣等為意聯名拯寧有此陳啓諸宰之心臣等實未曉也送筠亮狀敗露自知其死更請告慶死中求生之兇計固不足問而設令告之多結武士者當之豈臣等之所再受也况筠結案之際自稱臣所不為之事亦為吾罪極為冤悶白翎琉球之說豈臣所言乎因手自署名渠亦只以琉球兵一款稱冤則其餘罪目渠實自服孰為此逆指為經處而代送口伸冤乎况諸送承服之後更加刑訊於亮賊若一向忍杖而死則備局諸宰以筠賊為未承服之賊耶近來治送承慶悌男皆不下一杖不問一言而賜死此時備局何去而不請推官經處之罪乎以二賊之罪當下於此賊而然耶彼無識武夫據此主兵之任敢助諸宰之請此亦前古所未有之殘也臣等待罪言地同叅鞠廳不免人言之罔極請命罷斥臣等之職掌令韓明勛以下啓曰今此送筠不軌之狀推戴之跡已發於諸賊之就服更無可問之端不待時斬在所當然鞠廳大臣三司之直請正刑者實出於此為今日臣子者孰不為快孰不為賀不料一種邪論反生翻獄之計召集諸宰挾以武將乃以經請正刑為鞠廳大臣三司之罪目將欲一網打盡其心所在尤不可測也 西宮節目



迄今未行而備局不言送魁推戴三司交章而備局不論邊警言  
方惡而備局之籌畫未聞都民潰散而備局之鎮定無言心獨  
控正刑之送賊設此空國之機并聯名入啓作為敲耳勢眩惑聖聰  
變出無前將欲何為人心至此吁亦慘矣彼永慶悖男之死用幾  
度刑訊曾無一言備局之於送賊亦有愛憎乎介胄老物有何  
知識而敢生傾陷朝廷之計亦從人後其漸不可長也臣等俱以無  
狀待罪言地厚子被搆誣不可仍冒請命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合司秘密入啓批答封下又啓請義昌君玠拿鞠按律答曰已論  
休煩再啓三啓皆不從○弘文館上劄秘密二事批答封下○都承旨韓  
續男上疏為備局諸宰搆誣辭職答曰勿辭更加盡職○右議政朴  
弘耆上劄以推鞠之事既被人言同叅未安惶恐待罪答曰勿為待罪  
安心叅鞠○鞠奇允獻問曰賊筠繫檄往禁府時汝於象中指後格而言曰不聽  
吾與其母之言乃至於此云云之說現豈致於應是私書送劄在獄中聽其與蘇鳴國  
金大河密言云云 李江出於送劄之招 車克龍問曰以筠賊腹心徒黨叅於 慶  
運宮亮檄出於應是之招 茅捧招○吏曹叅判柳希發啓曰伏見韓續  
男啓辭至卑臣名以為黃賊未死之證臣極駭駭送劄以受刑三度

之罪人別無所傷之事而親鞫丑立日早朝禁府都事李傳芳來言  
黃賊自夜間病勢極重命在呼吸往告政院則色承旨韓纘男乞付勿  
為上關自本府速捧結案即令行刑云故敢來請坐催臣任進臣聞即  
馳往禁府則前夕親鞫時所書結案都事自政院已為受來黃賊使  
之出獄則氣息已絕不能運動邏卒捉其衣領扶擁而出以絛革挾  
於指間僅莫拳手寸差有一縷命脉則雖或病重豈至如此登車呼妻  
之說乃在拿出門外之後非臣所聞不為力辦矣臣自禁府仍詣鞫廳司  
謁未問黃廷弼病勢色承旨答云同知事柳希弼致已往行刑似若以  
經刑之失欲歸於臣身臣莫知其意俄而行刑單子始為啓下臣尤極  
驚恠問於色承旨曰行刑單子時未啓下則政院何以招都事再三催刑  
乎事甚未安纘男曰事出急遽未及致察應刑之賊雖或經斬有  
快何失臣反覆思惟恐有後弊大即欲具由待罪為僭負一貯止事涉  
瀆擾未果陳達今為纘男立証之地不勝惶愧敢此據實以啓答  
曰知道卿宜安心○都承旨韓纘男啓曰伏見柳希弼致啓辭期  
於必勝而益陷臣身臣竊痛焉夫廷弼之死不死何與於臣也臣有  
何罪而必以廷弼之死為生若欲免四能者然乎本無與於廷弼強以

死為生至於欺君則何異希散之必以生為死而罔上也希散乃謂十日難掩有都事有刑吏而臣亦以為一府之人一市之耳目不可掩也臣何足更較於其間乎答曰知道勿辭○甲申寧遠府地震○判義禁李爾瞻啓曰臣本月二十五日夕見備局分教因兵判分付有議事早會云云臣意以為送魁推戴義昌之說雜出於諸賊之招之則後畢露兵判以勳戚重臣必為此事將欲庭請而有此分付也詎知不思討賊之大義反逞傾軋之私意招集諸宰連援大將鋪張聲勢狙擊鞠廳陰辭慘語滿紙狼籍使鞠送諸臣空席而退輟罷親鞠之獄豈不痛哉當初送筠送節充狀盡輸於徒黨之承服耳目見聞中外咸快鞠廳諸臣惟知食肉寢皮之為惡不顧吹毛射影之乘伺即於榻前大臣先請兩司繼發臣亦承命進前畧陳數目見並及兩司大臣力爭之意然則此論本非臣之所倡也蓋羣議皆以各招歸一事証明明白若曰賊魁雖嚴刑窮訊固諱經覈則以筠為未承服之罪人乎既不承服而追加正刑則又安知不有擾定恠論乎此所以有速行正刑之議也送筠自知諸招皆服渠罪難掩死中求生更請告變此固送賊之常態也往年百緘臨刑請得紙筆盡書其黨之名聖明不許即捧結



案此亦可考之前例也况賊筠之言曰三四宰臣多結數十武弁所謂多結武弁之宰臣未知果指誰某則豈獨大臣三司鞫廳諸臣之所可畏而乃欲不問乎當賊筠未死之時諸宰曾無刑訊之請及賊筠已死之後諸宰始有此經處之說諸宰豈以賊筠之經處為私幸而反以此為臣等之罪乎且賊筠結案之日自稱矣身所不為之事亦為吾罪白翎島琉球兵之說豈矣身所言乎因手自署名是則渠但以琉球兵一說為寃其餘罪目渠亦自服今豈假此作一陷人機牢乎果如備局所言按獄之體必須嚴鞫窮詰然後結案行刑則不問一言於永慶不下一杖於悌男只舉腹心情迹徒黨供招皆賜其死備局諸宰其特何在不設嚴鞫之議乎前後送賊罪無輕重法無低昂則今日備局之啓果出於公乎賊筠正刑之後閭里行言衆口成雷有謂朴弘者營護義昌欲為不問有謂小臣為筠一說雖言恐出官言欲為不問有謂尹銑尹壽民南瑾之名俱出於應星是亮托中為賊所惡亦欲為不問云人言之因極乃至此耶大概如此說話一匪今斯今一西南北人各有所至之說街巷之間至

於貼榜此亦作亮檄亮書之類也古今天下寧有反君父立私黨  
如此時乎以至西警言未急勳忠貞先動臨亂自保如恐不及旬月之間  
一國空虛此賊筠之欲乘機會將舉大事者也小臣一生循國十  
載討逆除臣滅臣殺臣之說每出於許多逆招至於均賊則  
雖言怨既深介絕已久渠之圖害小臣無所不至嗾人投疏謀陷  
不測亦非一再其荅金闔之書有招台必欲殺我云兄觀其辭  
色必欲殺之手等語此賊之圖臣舉國所知逆弼之招又有賊  
筠舉事之日必欲盡除臣之一家云臣之不死於此賊之手誠為  
幸矣臣與希奮同戴聖明休戚以之有何所爭有何所忌日以害臣為事  
臣竊恠之昨日備局之啓有一宰臣力辨不可宥執不從則  
希奮稱內間事情辭色俱厲迫脅不已諸僭終乃勉後如時言  
無識老革又何足責其自恃威勢欲洩私憤願指諸宰無異  
驅羊此果是愛君忠國者之所為耶雖兄弟不和出於同閱朝著  
不請出於相軋聖明之於臣等義雖君臣恩則父子何不命致  
臣等於榻前諭以忠義威以禍福使廉蔭先公寇賈結歡則其  
在公私豈不幸甚臣往年與左相兵判共會果坊作詩當盟其

詩尚在左相壁。上臣每以有渝。此詩為恨。昨於榻前。極陳所懷。更承協和之教。感淚自迸。銘鏤以退。此後臣先作。紛如手辜。負聖明則先治。臣罪以絕私。聞之患山。豈非同寅之美乎。臣適患賤疾。又因此事。跼伏私室。致屈三命。狼狽至此。惶恐待罪。答曰。省啓具悉。予當體念。卿宜勿為待罪。益勉同寅之義。以安宗社。用副予望。王卿若協和而如有相軋之事。則責有所歸矣。○合司秘密。入啓批。答封下。三啓請義昌君。玠拿鞠。按律不從。○賓廳二品以上。啓曰。玠以逆魁一家之人。為逆賊所推戴。諸賊之招狼籍。畢露。豈可使亮喘得延。且刻於覆載之間乎。一日不誅。則為一日禽獸之域。二日不誅。則為二日禽獸之域。凡有血氣。一口齊憤。三司交章。已過累日。尚未蒙允。是何聖明。區區於私恩。而不念宗社之大義乎。舉國臣民。不可一刻同戴。天伏乞聖明。亟命按律。處置。以快神人之憤。答曰。玠何罪。此不過見賣於奸賊耳。予無以為心。勿用煩啓。○藝文館上劄。請送玠正刑。答曰。已諭于大臣矣。○弘文館上劄。秘密二事。批。答封下。○兩司合啓曰。古今天下。送賊何代無之。而未有甚於此者。幸



賴皇天陰騭罪人斯得行刑之日當行告 廟陳賀之禮而多有未措之事至於信宿而又退於開月初三日慶不逾時之意亦已缺矣况又退於初六日乎請亟命進行以答輿情闔僚佑成賊筠一身也惊之受一次刑久不加刑物情愈以為痛甚闔僚佑成元情之後不即嚴刑物情尤極痛惋請速嚴訊得情以示邦刑答曰自當議處不須強爭告 廟陳賀事因繫蒲獄鞫問方惡雖退數日有何所妨勿為煩啟○庭鞫洪衍箕金佑成尹惟謙李傳芳禁府都事以廷弼病重氣絕入啓金正侃禁府月令啟首負奇世忠鄭敬民守直軍士朴忠男書吏賊筠島不波欲偷取賊頭亂打守直軍士為部將一所告等捧招○乙酉合司秘密入啓請義昌君琬拿鞫按律答曰已諭再啟三啓皆不從○兩司合啓曰李時言本以驕虐武弁竊據崇班欺王天兵柄不思衛亂之誠常懷樂禍之心賊筠既死則如此之北車寧有不助其勢力之理宜乎外言之藉藉也備局諸宰陰陷鞫廳時言何人亦參於攻大臣兩司之論乎三司皆言厥罪未殺其論而小無懲戢不為待罪其無朝廷蔑公論縱恣跋扈之狀既已昭著此時輩

擊親兵豈可委諸奸猾之手哉雖石守信之善居其職宋太祖不借兵權况此老革握兵十餘年尚不知退家藏甲兵又畜倭奴其心一昨在宥不可測請亟命罷通訓練都監大將極擇忠貞衛國之人以代其職答曰此時大將豈可罷通乎置之可矣

○監察姜弘定等上疏達琬 宗社之賊請亟從諸臣之請以快神人之憤答曰已諭于朝達矣○二品以上啓請義昌君琬拿鞫按律答曰已諭勿為更言再啓不從○弘文館秘密上劄請義昌君琬拿鞫按律答曰已諭勿煩○庭鞠蘇鳴國奇允獻李乾元面質韓輔吉韓天挺洪仁伯邊說文弘慶金尚立慎天龍薛求仁金乃銘李萱李國亮右敷等皆出於廷湖之招等捧招王令議啓推鞠廳回啓臣等以其所供之辭參以諸賊之招與其現出文案則天挺輔吉仁伯邊說國亮尚立求仁等營或參於慶邦之結死盟文或參於救慶邦之口王文或參於救仁後之疏而廷賊之招亦多狼籍其陰亮情迹昭不可掩而慶邦仁後俱已伏辜則其營所當訊鞠得情天龍則雖不出諸賊之口而廷賊應是為賊等將欲呈疏必先求紙於臣則常時出入親

密之情難保其必無弘慶則賊筠腹心與應是一樣云者非但播在衆口而賊筠繫獄之後即時逃竄於紫燕島其情迹亦甚綢繆至於乃銘則捕盜廳啓辭以慶邦同黨為辭而取考捕盜廳文書則乃銘雖以奉鶴之隱匿其家逮捕云而與慶邦奉鶴常常交結之言自服於捕盜廳則其亮謀事狀亦當鞫問天龍弘慶乃銘請並為刑推得情答曰金乃銘為先刑推○推鞠廳啓曰獄事方張被逮者幾至九十人原情取招必至多日情犯緊重者尚稽訊鞠獄體弛緩衆情憤悶掠圍估成與賊筠同為謀詳不可不為先訊鞠以輸未盡之情快施邦刑答曰姑先急要捧招○推鞠廳啓曰蘇鳴國安燾仁朴義立等因相與助啓辭命以議啓臣等取考初推文書及鞠一廳議啓之事鳴國則郭璽之疏皆出其指揮而其密旨及真誣書皆以渠之所為自服且其秘密之說犯上不道有人臣所不忍言者燾仁則韓應樞等百餘人懷彘謀陷之迹昭著於其婢爰春之招而全羅監司狀啓少無異同故被誣各人皆以曖昧見放則燾仁誣告之罪在所難免義立則其所納亮書筆迹與渠筆迹比對則字體



大槩相似如出一人之手徐濟被其因嫌誣告之狀亦無可疑前日議  
啓將唱國請正典刑義立金仁善為鞠問按律定罪之意具  
已覈啓矣又啓曰金佑成法衍箕尹惟謙等俱以賊首最切徒黨  
其亮謀秘計之無不相知者狼藉於諸賊之報為先嚴刑得  
情為當逆賊逆弼無端病故於一夜之間則必有一所以月令醫  
貪問內軍士不無知情之理似當訊問李傳芳供職雖二三日而  
不能檢飭致有此事雖曰無情罪不可逭鄭敬民則守直於外間  
更無可問之事為先放送為當朴忠男則以當初捕盜廳啓辭  
觀之逆賊鳥示之頸謀欲偷去其為情狀殊極亮悖而及見其  
所供則醉酒橫過致詰於假家主人遂激其怒而搆成其說者  
似或近理然不可以渠此致明之辭有一行擬議其捕告軍官及相  
鬪假家主人拿來馮恩問實置答曰金佑成李傳芳並姑為  
仍囚李元亨放送

(B)  
732.55  
4724  
[v.17]  
no.31  
0248789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31